

批評  
校補

山名留三郎校補  
十八史略讀本

六

			三三	和
		二二	四四	書
八	八	六	九九	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八		三		和
五		四		書
函		六		類
二	八	九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2469
冊數		8( 6)
函號	185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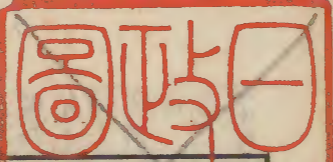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梁受唐禪唐大祐四年  
 三月唐帝下詔禪位於  
 梁運宰相張文蔚楊涉  
 及薛暹韓瑗張策趙  
 本達等奉玉冊傳國寶  
 印符直詣法駕諸大梁  
 楊涉直史館擬武言  
 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  
 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  
 無過况手持天子寶綬  
 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  
 何蓋辭之涉大駭曰汝  
 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  
 者數日  
 又張文蔚等至大梁梁  
 王更名晃即皇帝位文  
 蔚等升殿讀冊寶已降  
 帥百官舞蹈稱賀梁王  
 與之宴舉酒勞之曰此  
 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  
 蔚等皆慙伏不能對獨  
 蘇循薛昭矩盛稱功德  
 宜應天順人  
 評胡致堂曰朱溫竊唐  
 室全豈見其不可而不  
 勝其利既居王爵又封



立齋先生標題解註首釋十八史略卷之六

前進士盧陵 曾先之 編次

後學臨川 陳殷 音釋

番易松塢 王逢 點校

日本勢陽 山名敦句校補

五代 補唐亡至宋興五十四年間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總謂之五代五代皆數傳而亡以其與季世相似故又謂之五季

梁 補朱氏本碭山人碭山戰國時屬梁地朱溫以宣武節度使創業宣武軍治汴州古大梁也衰益強盛進封梁王尋踐天子位國遂號曰梁

梁太祖皇帝初名溫姓朱氏碭山 邑屬宋州 人朱五經 名誠蓋以五經教授故云 之子

也少無賴 補奪攘苟得無愧耻者曰無賴 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初鎮汴 即宣武

攻併徐州兗州鄆州 句 攻河北河東諸郡 句 屢與李克用交兵

尋取河中晉 州屬山西 絳 句 用兵華 去聲 岐東降 項平 青州南取荊襄

州 屬河南 橫行諸鎮間 補縱橫肆行 劫遷唐都於洛遂篡唐更 音 名晃

封其兄全昱為王嘗罵之曰朱三 太祖 汝

作天子邪汝從黃巢作賊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先是唐以全忠

平護國使何負於汝奈何滅唐家二百年社稷補唐武德元年受禪歲在戊寅

自為帝王行當族滅矣補梁主封全昱為廣王全昱不樂在

用王去聲下王岐王准晉補克用平黃巢有大李茂貞王岐茂貞本姓宋名文通

楊行密為吳王王淮南行密以唐昭宗

王建王蜀景福元年為淮

行密已卒子渥代之補行密卒李儼承

錢鏐王兩補行密卒李儼承

已卒弟審知代之審知光州固始人唐末黃巢

劉隱據廣隱祖安仁上祭

皆自唐末以來割據諸州補割據謂分割

蜀王王建稱帝補國號大蜀是時唐衣冠之族

梁主以馬殷為楚王補唐末宦官典軍者多養軍中壯士為子諸

晉王李克用卒初克用有養子曰存孝最驍勇

以馬殷為楚王蜀王王建稱帝晉王李克用

二子於是舉家為賊而  
慘夷之罪必相及雖居  
錫山安能免乎  
諸藩割據是時惟河東  
鳳翔淮南稱天祐四川  
號天復年號皆與梁  
正朔蜀王移檄諸道云  
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興  
復唐室卒無應者乃遣  
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  
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  
此生靡敢失節  
此生靡敢失節  
誣丁南湖曰克用平黃  
巢功冠當世而賊溫忌  
之然克用堅志為唐純  
臣每有除史必表聞朝  
廷視其靡敢失節之誓  
豈但賢於一時方伯耶  
先儒稱其得人臣體為  
唐末第一流良有以矣  
晉王卒晉王病篤命其  
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太  
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  
盧賈立其子存勗為嗣  
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  
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

用卒

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  
累汝言終而卒存勗襲  
位

夾寨遺事梁主聞夾寨  
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  
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  
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

三垂岡三垂岡在潞安  
府潞城縣西

故春秋於指喪而即戎  
者皆深譏之惟其門庭  
之寇存亡繫焉然後從  
權制而無避此費誓所  
以得列於典謨命語之  
後也若李存勗來寨之  
戰爾蓋來寨距晉陽不  
百里可謂危急之秋也

梁兵

使存勗於是時執哀戚  
之常情忽則晉陽不存  
又豈所以為孝乎是以  
密緩急重出奇制  
勝以走梁師然後制

懼禍而叛克用討獲囚歸惜其才意臨刑必有為去聲下之請者

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遂死又有薛阿讀作檀赤勇密與存孝

通恐事泄自殺自是克用兵勢衰弱唐末數朔為汴人所攻

失數州失邢洺磁汴兵直抵晉陽城下克用登城備禦不遑寢食

汴兵再圍晉陽以疫音役還克用幾欲走會汴兵去而止克

用不能與汴人爭者累上年悒悒音已憂也以至於卒子存勗

立時梁兵侵晉圍潞州晉李嗣昭閉城固守踰年梁築夾寨去

守之補先是梁將康懷貞攻潞州晉李嗣昭閉城拒守梁主遣李思安代懷貞存

勗與諸將謀曰朱溫所憚者先王謂克用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

必有驕忌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取威定霸補左傳

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帥兵發晉陽伏二垂岡在潞州下且乘大

交補

五代梁太祖

黎城縣

梁兵

復安君子美之重訓大  
補遺管王歸晉陽休兵  
行賈命諸州縣舉賢  
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  
窮息貧民使免濫禁奸  
盜境內大治  
上審知密知儉約常蹠  
麻履府舍卑陋未嘗營  
其寬用薄賦公私富實  
境內以安  
劉守光稱守光將稱  
帝將佐多竊議以爲不  
可守光乃置斧鑕于庭  
曰敢諫者斬徐縉曰滄  
州之破縉分遣死黨士  
生全以至今日敢愛死  
而忘生乎縉以爲今日  
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  
諸鎗上令軍士高而嘖  
之縉呼曰百日之外必  
有意兵守光命以土室  
其以寸斬之遂即位改  
元應天受冊之日契丹  
陷平州燕人驚擾  
拓鄉之敗晉王伐梁軍

淮南  
徐溫  
弒立

將士尚未起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  
符道昭馬倒被殺失亡將士以萬計委棄資械山積周德威至城下呼李嗣源曰先王已薨今  
王自來破賊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源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來誑我耳王自往呼之嗣源見王  
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源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存勗曰進通忠孝吾  
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  
進通嗣昭小名也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甚力既與嗣昭相見歡好如初  
南將張顥徐溫弒楊渥溫復殺顥將吏推立楊隆演弟徐溫  
自領昇州屬江東而以養子徐知誥  
治平  
治平  
盧龍節度使仁恭之子也先是囚其父而自領軍府○梁夏州  
亂殺節度李彝昌○廣州劉隱卒弟巖代之  
自唐賜姓領鎮久矣○廣州劉隱卒弟巖代之  
知留後尋○劉守光稱燕帝○鎮州常山郡王  
鎔定州王處直推晉王爲盟主梁攻鎮州襲取諸郡晉王伐

以王  
爲閩  
審知

劉守光稱守光將稱  
帝將佐多竊議以爲不  
可守光乃置斧鑕于庭  
曰敢諫者斬徐縉曰滄  
州之破縉分遣死黨士  
生全以至今日敢愛死  
而忘生乎縉以爲今日  
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  
諸鎗上令軍士高而嘖  
之縉呼曰百日之外必  
有意兵守光命以土室  
其以寸斬之遂即位改  
元應天受冊之日契丹  
陷平州燕人驚擾  
拓鄉之敗晉王伐梁軍

守光  
爲燕  
王

劉守光稱守光將稱  
帝將佐多竊議以爲不  
可守光乃置斧鑕于庭  
曰敢諫者斬徐縉曰滄  
州之破縉分遣死黨士  
生全以至今日敢愛死  
而忘生乎縉以爲今日  
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  
諸鎗上令軍士高而嘖  
之縉呼曰百日之外必  
有意兵守光命以土室  
其以寸斬之遂即位改  
元應天受冊之日契丹  
陷平州燕人驚擾  
拓鄉之敗晉王伐梁軍

於栢鄉梁兵驚怖大潰  
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  
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子  
兄弟餉軍者勿殺於是  
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  
之驚聲動天地  
誣胡致堂曰朱溫雖篡  
逆無道若其用兵則雄  
長一時矣及晚節末路  
平日狡築累不復施何  
也溫本佻盜豈嘗有天  
下之志一曰據非所據  
意滿氣得豐殖乎貨財  
沈溺乎子女精銳之鋒  
勢自銷爽峻厲之智浸  
以昏昧何怪哉  
評史斷曰朱溫爲黃巢  
賊黨力屈來降王鐸推  
獎過分既受同華節鎮  
不因立功朝廷又與官  
武等重鎮寵過而驕志  
欲無厭遂移唐祚考其  
所爲而巨盜耳篡國之  
後刑虐不檢狀書無辜  
不念聚斂之耻釀成友  
珪之禍未及七年其子

其兵於栢鄉大破之晉帥  
走歸先是梁主已有疾至是慙憤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  
不意太原遺孽更昌熾如此吾觀  
其志不小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  
加蹀怒愛假子友文之妻立友文爲嗣遂爲其子友  
珪所弒  
友珪友珪以兵中夜斬關入至寢殿梁主驚起問友者爲誰友珪曰非佗人也梁主曰我同疑此  
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大馮廷諤刺梁主腹刃  
出于背友珪自以收斃  
之瘞于寢殿年六十一  
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曰開平四乾化初以汴  
州爲東都開封府洛陽爲西都遷都洛陽者凡四年友  
珪自立尋伏誅均王立  
均王名友貞初爲東都指揮使友珪篡  
弒起兵誅之而卽位於汴  
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卽位於大梁  
更名  
珪去  
晉王入幽州執燕劉仁恭及守光歸斬之

其兵於栢鄉大破之晉帥  
走歸先是梁主已有疾至是慙憤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  
不意太原遺孽更昌熾如此吾觀  
其志不小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  
加蹀怒愛假子友文之妻立友文爲嗣遂爲其子友  
珪所弒  
友珪友珪以兵中夜斬關入至寢殿梁主驚起問友者爲誰友珪曰非佗人也梁主曰我同疑此  
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大馮廷諤刺梁主腹刃  
出于背友珪自以收斃  
之瘞于寢殿年六十一  
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曰開平四乾化初以汴  
州爲東都開封府洛陽爲西都遷都洛陽者凡四年友  
珪自立尋伏誅均王立  
均王名友貞初爲東都指揮使友珪篡  
弒起兵誅之而卽位於汴  
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卽位於大梁  
更名  
珪去  
晉王入幽州執燕劉仁恭及守光歸斬之

其兵於栢鄉大破之晉帥  
走歸先是梁主已有疾至是慙憤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  
不意太原遺孽更昌熾如此吾觀  
其志不小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  
加蹀怒愛假子友文之妻立友文爲嗣遂爲其子友  
珪所弒  
友珪友珪以兵中夜斬關入至寢殿梁主驚起問友者爲誰友珪曰非佗人也梁主曰我同疑此  
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大馮廷諤刺梁主腹刃  
出于背友珪自以收斃  
之瘞于寢殿年六十一  
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曰開平四乾化初以汴  
州爲東都開封府洛陽爲西都遷都洛陽者凡四年友  
珪自立尋伏誅均王立  
均王名友貞初爲東都指揮使友珪篡  
弒起兵誅之而卽位於汴  
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卽位於大梁  
更名  
珪去  
晉王入幽州執燕劉仁恭及守光歸斬之

其兵於栢鄉大破之晉帥  
走歸先是梁主已有疾至是慙憤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  
不意太原遺孽更昌熾如此吾觀  
其志不小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  
加蹀怒愛假子友文之妻立友文爲嗣遂爲其子友  
珪所弒  
友珪友珪以兵中夜斬關入至寢殿梁主驚起問友者爲誰友珪曰非佗人也梁主曰我同疑此  
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大馮廷諤刺梁主腹刃  
出于背友珪自以收斃  
之瘞于寢殿年六十一  
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曰開平四乾化初以汴  
州爲東都開封府洛陽爲西都遷都洛陽者凡四年友  
珪自立尋伏誅均王立  
均王名友貞初爲東都指揮使友珪篡  
弒起兵誅之而卽位於汴  
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卽位於大梁  
更名  
珪去  
晉王入幽州執燕劉仁恭及守光歸斬之

其兵於栢鄉大破之晉帥  
走歸先是梁主已有疾至是慙憤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  
不意太原遺孽更昌熾如此吾觀  
其志不小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  
加蹀怒愛假子友文之妻立友文爲嗣遂爲其子友  
珪所弒  
友珪友珪以兵中夜斬關入至寢殿梁主驚起問友者爲誰友珪曰非佗人也梁主曰我同疑此  
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大馮廷諤刺梁主腹刃  
出于背友珪自以收斃  
之瘞于寢殿年六十一  
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曰開平四乾化初以汴  
州爲東都開封府洛陽爲西都遷都洛陽者凡四年友  
珪自立尋伏誅均王立  
均王名友貞初爲東都指揮使友珪篡  
弒起兵誅之而卽位於汴  
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卽位於大梁  
更名  
珪去  
晉王入幽州執燕劉仁恭及守光歸斬之

其兵於栢鄉大破之晉帥  
走歸先是梁主已有疾至是慙憤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  
不意太原遺孽更昌熾如此吾觀  
其志不小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  
加蹀怒愛假子友文之妻立友文爲嗣遂爲其子友  
珪所弒  
友珪友珪以兵中夜斬關入至寢殿梁主驚起問友者爲誰友珪曰非佗人也梁主曰我同疑此  
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大馮廷諤刺梁主腹刃  
出于背友珪自以收斃  
之瘞于寢殿年六十一  
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曰開平四乾化初以汴  
州爲東都開封府洛陽爲西都遷都洛陽者凡四年友  
珪自立尋伏誅均王立  
均王名友貞初爲東都指揮使友珪篡  
弒起兵誅之而卽位於汴  
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卽位於大梁  
更名  
珪去  
晉王入幽州執燕劉仁恭及守光歸斬之

晉王  
執劉

其兵於栢鄉大破之晉帥  
走歸先是梁主已有疾至是慙憤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  
不意太原遺孽更昌熾如此吾觀  
其志不小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  
加蹀怒愛假子友文之妻立友文爲嗣遂爲其子友  
珪所弒  
友珪友珪以兵中夜斬關入至寢殿梁主驚起問友者爲誰友珪曰非佗人也梁主曰我同疑此  
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大馮廷諤刺梁主腹刃  
出于背友珪自以收斃  
之瘞于寢殿年六十一  
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曰開平四乾化初以汴  
州爲東都開封府洛陽爲西都遷都洛陽者凡四年友  
珪自立尋伏誅均王立  
均王名友貞初爲東都指揮使友珪篡  
弒起兵誅之而卽位於汴  
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卽位於大梁  
更名  
珪去  
晉王入幽州執燕劉仁恭及守光歸斬之

五代史綱目

卷之六

五代梁 均王

三

守光 斬之 賜高 季昌 爵為 王 契丹 阿保 機稱 帝 劉巖 稱帝 國號 漢 蜀王 宗衍 立 吳博 立 以錢

居之如批上肉回視前  
日執過之慘天之報之  
足稱其施可畏也夫  
契丹阿保機自稱皇帝  
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  
述律氏為皇后置百官  
改元神冊述律后勇決  
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  
衆后常預其謀阿保機  
嘗擊党項留后守帳室  
韋乘虛食兵掠之石知  
之勒兵以待奮擊破之  
由是名震諸夷  
元魏拓跋魏也云元魏  
者以別曹魏  
劉巖稱帝初巖以吳越  
王鈔為國王而已獨為  
南平王表梁求封南越  
王不許巖謂僚屬曰今  
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  
能梯航萬里遠事僞虜  
乎貢使遂絕至是巖稱  
皇帝國號越以趙光裔  
楊洞濟李殷衡同平章  
事

下之進攻幽州克之王方寧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詰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耶王命掌書記王  
紇草露布紇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右燕劉守光自梁太祖乾化元年僭號至是三  
年而  
○梁賜荆南節度使高季昌爵為王補季昌峽石人本朱友恭之僕  
夫為荆南節度使賜爵渤海王  
契丹阿保機稱帝古東胡種也其國先在橫山復州南本鮮  
其君有八子號八部大人補  
卑舊地元魏時自號契丹初太賀氏其君有八子號八部大人補  
部一但利皆二乙室活三寶活四納尾五類退平一人為主三歲一代三年再  
及六內會難七集解八奚嗚部之長號大人  
唐開元中有邵固者統衆詔許襲王承襲不代至是諸部以耶通鑑作  
耶音徐  
遮律幹里耶律姓  
幹里名少子阿保機為主并奚見前唐  
玄宗紀渤海在遼諸國始  
建元立年不復受代國人謂之天皇王○廣州劉巖稱越王已而  
稱帝改國號曰漢補用楊洞濟計  
立學校設選舉后與後又更名龔音龔吳徐溫徙  
御衆以寬約身以儉求賢才納規謀  
治昇州補白潤徙  
治昇州以徐知誥入輔吳政補知誥事吳王  
龔茶按平大夫以誥  
弟溥立補溥  
音普○蜀主王建殂子宗衍立補宗衍  
後名衍○吳主楊隆演卒  
四夷無封國王補  
者此特例也○晉與梁連歲交兵梁魏州屬河東  
即魏郡降于晉補效節軍校  
張彥協節度

魏越 吳越 晉王 大舉 伐梁

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  
欲襲取之乃潛引兵去  
晉人怪郭軍數日不出  
遣騎視之時見旗幟循  
環往來晉主曰吾聞劉  
郭用兵一步百計此必  
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  
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  
耳晉王曰郭長於襲入  
短於決戰亟發騎兵追  
之周德威聞郭西上自  
幽州引騎救晉陽郭引  
軍趨貝州  
梁決河限晉梁將謝彥  
章攻楊劉決河水以限  
晉兵瀾漫數里晉主謂  
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  
但欲阻水以老我師道  
涉水攻之遂引親軍先  
涉諸軍隨之襄甲橫槍  
結陳而進彥章拒之稍  
卻賊諫復進梁兵大敗  
河水為赤晉人遂陷濱  
河四寨  
德勝兩賊在大名府開  
州今州治即北城也其

使賀德倫降于晉晉王斬彥及其黨補  
七人餘無所問衆皆拜伏呼萬歲晉王入魏拔德州屬山東即  
平原郡澶音州屬河  
東  
攻鎮定營鎮州王鎔營定  
州王處直營晉師敗音拜之郭攻魏州晉王又敗之梁  
又遣兵襲晉陽晉人擊卻之晉克衛屬河東今  
衛輝府磁洛相去  
聲邢滄貝  
州掠濮鄆梁人決河以限晉晉王攻拔其四寨已而大舉伐梁  
戰于胡柳補破名在濮州西  
南亦名黃柳陂晉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  
軍補時晉王自將萬騎直趣大梁至胡柳陂周德威曰今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  
王曰按兵勿戰王曰公何怯也即以新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從謂其子吾無死所矣遂父  
子俱戰死晉將李嗣昭王建及等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  
敗死亡者幾三萬人晉王還營聞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吾罪也晉築德勝南北  
兩城補德勝塞名在開州南三里即澶州也在大名府南一百六十里晉李  
存審於德勝南北築兩城而守之晉王以存審為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梁攻之不  
克梁招討王瓚樓上  
聲為晉所敗拜梁河中降晉補梁河中節度使葉王友  
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鎮州將補張  
文禮弒趙王王鎔晉王討平之先  
是吳蜀屢書勸晉王稱帝晉王自謂先王有遺言當務復音唐  
伏  
社稷既而得傳國寶於魏州補初僧傳真符之以為常王將戮之或識  
之曰傳國寶也至是乃詣行臺而獻之將佐

五代 梁 均王 四

晉王  
即位  
號唐

南城宋為澶州治後也

晉王得傳國寶晉主得  
傳國寶將佐皆奉觴稱  
賀張承業聞之諫曰吾  
玉世世忠於唐室救其  
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  
年為王招拾財賦召補  
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  
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  
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  
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  
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  
不先滅宋氏復列聖之  
深讎然後求唐後立之  
南取吳西取蜀況掃宇  
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  
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  
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  
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  
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太  
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  
耳王不聽

皆賀勸進不已遂即帝位於魏國號唐遣李嗣源襲取梁郟州  
梁以王彥章為招討唐主戒德勝守者曰王鐵槍時號彥章為鐵槍  
勇絕倫每戰用二鐵槍皆重百斤一置  
鞍一在手所向無前時人謂之王鐵槍  
諸寨至揚劉補九域志郟州東河力攻不克而退梁遣彥章攻郟唐  
主救之梁敗彥章死補彥章見擒唐主欲降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  
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豈有朝為梁將暮  
為唐臣此我所  
不為也遂斬之唐以嗣源為前鋒五日入大梁梁主猶慮諸兄弟乘  
危謀亂補友諒友能友雅友盡殺之尋命其下皇甫殺已音紀補唐軍已至  
皇甫麟曰李氏五世警理雖降百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沙日  
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與卿俱死麟遂弑梁主因自刎在位十  
一年改元者二曰貞明補龍德梁自太祖稱帝唐天祐至是二  
世一十七年而亡司馬溫公曰太祖始以黃巢降將承胤官武退其詐力委食諸夏  
地廣兵強威權日熾至欲無厭遂遷唐祚潘處不悅禍自內興不  
得其死矣均王青梁之子材不  
過人以與莊宗為敵能無亡乎

唐 補晉王李克用始封於晉存勗嗣封及即太  
位自以繼唐有天下國遂號曰唐都洛陽

梁之盟與所取於魏州  
僧之盟又未知孰為秦  
之故也抑卒同歸於後  
唐矣後唐廢帝從河與  
重俱焚繼之者石晉晉  
出帝重貴獻遼太宗德  
光謂德光曰昔重已焚  
今重先帝所為也蓋自  
有秦隋以來其間得喪  
存毀直實之故難盡究  
詰而至乎重貴降遼之  
日秦隋之毀于火也已  
照然矣宋哲宗得秦重  
于咸陽蔡京等辨驗以  
為寶重者非也是又作  
天書之故智

唐莊宗皇帝名存勗克用沙陀人也本姓朱邪五代史云夷狄無姓朱  
先世立功賜姓李唐懿宗時帝祖朱邪赤心為招討使康父克用國昌有勇  
畧一目微眇號獨眼龍補說文一目小也釋名為唐平黃巢立大功  
王平于晉與朱氏為仇暮年頗為所感憂形於色存勗幼進言  
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極將音斃斃矣補極言至其極左傳不義不  
此吾家世業忠貞補謂自朱邪執宜以大人補稱當遵養時晦以待其  
衰補遵養時晦本用頌語也謂武王初有於鑿之師而不用奈何輕為沮喪補謂沮  
使群下失望乎克用說悅臨終立為嗣謂其下業太將李存璋吳瑛  
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年十七嗣晉王位即舉兵破梁  
解潞圍自是連勝梁祖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存勗五兒勝犬耳  
監軍故唐宦者張承業為去聲晉王君去聲招君去聲拾財賦召補兵馬  
攻戰連年接應不乏皆承業力承業意在復伏唐宗社宗廟社稷聞

梁之盟與所取於魏州

五代 唐

莊宗

五

故唐 姓名李國昌編於屬籍 克用赤心之子也五代 張承會要曰執宜沙陀府都 郭崇 督接野古之六代孫歐 郭崇 陽史曰拔野古朱邪同 時人非其始祖又曰夷 狄無姓朱邪部族之號 後因爲姓

存勳五代史存勳年十一 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 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 貌撫其脊曰兒有奇表 後當富貴無忘予家及 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習 春秋通大義尤善音律 非優之戲

補遺莊宗紀晉王連歲 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 張承業勸課農桑蓄積 金穀軍民肅清饋餉不 乏王或須錢給賜伶人 承業斬之

評陳仁錫曰承業丹心 昭耀千古惜輔非其主 耳設得其人唐祚未可 始佐晉王創業欲爲昭

王將 晉稱帝力諫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室 張承業所謂從 來征伐之意也 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悒悒 不安負 成疾而卒 補胡三省 曰張承業 唐之純臣也烏可 王卽位改晉爲唐奉唐祀入汴滅梁都大梁已而 遷雜同陽侍中郭崇韜有謀畧佐唐主成業至是權兼內外謀 猷規益竭忠無隱薦引人物他相 受成而已 補受成謂承 荆 南高季興入朝季興者季昌之改名也 諱更名季興 唐以爲南平 王蜀主王衍盤遊淫酒 沈於酒也 國亂盜起唐遣皇子繼岌 與郭崇韜伐之遂滅蜀衍降唐赤其族 赤族盡滅其族補胡三省 蜀 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爲吾 蜀 而還 案崇韜素惡宦者宦者銜之至是成都雖下而盜未息崇韜恐去後爲患命 分道招討淹留未還宦官誦其專權帝遣人往觀皇后遂密令繼岌殺之 唐以 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 補胡三省 孟知祥至成都時新殺郭崇韜人情 未安知祥慰撫吏民犒賜將卒去留帖然 唐帝自克 梁後寢驕首以伶人 梁 爲刺史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匠爲梁所獲帝每思之及 知也 既李唐宦寺之惡爲從來所未有獨張承業乃心唐室始終不渝洵爲錚錚佼佼且其 示復讐及存勳稱帝則邑邑以投其志誠亦可憫曾不思晉王父子雖以忠孝自期方爲藩鎮

時已不能免于跋扈即 存勳與朱温力戰亦自 利之心爲多迨大業將 定豈敢復居人下而欲 望其求立唐後復延李 宗安可得哉承業蓋篤 于效忠而紉于執事者 正所謂宦寺之見耳

評胡致堂曰孔子曰欲 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 事不成晉王以夷狄賜 姓豈親宗室之比朱氏 未滅偏霸大國周匝三 垂存勳戰克攻取之才 固爲羣雄所服而輔世 長民之德天下未聞也 於是焉而遂尊極則 欲速見小利以是其行 不達而大事不成也張 承業直不欲晉王爲此 意在復唐社稷立其後 裔此曹孟德所難而何 望於存勳雖然承業其 賢矣哉

赤族赤族漢書注以爲 流血丹其族徐氏筆精

殿直宿之直案嗣源在鄴之 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 數卒喧競 補胡三省曰謂王温等亂也案先是十月從馬直 軍士王温等五人中夜喧競殺軍使謀作亂擒斬

伶人 悔弁 縉紳 宿將 陳忌

時已不能免于跋扈即 存勳與朱温力戰亦自 利之心爲多迨大業將 定豈敢復居人下而欲 望其求立唐後復延李 宗安可得哉承業蓋篤 于效忠而紉于執事者 正所謂宦寺之見耳

評胡致堂曰孔子曰欲 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 事不成晉王以夷狄賜 姓豈親宗室之比朱氏 未滅偏霸大國周匝三 垂存勳戰克攻取之才 固爲羣雄所服而輔世 長民之德天下未聞也 於是焉而遂尊極則 欲速見小利以是其行 不達而大事不成也張 承業直不欲晉王爲此 意在復唐社稷立其後 裔此曹孟德所難而何 望於存勳雖然承業其 賢矣哉

後內園裁接使儲德源力也願乞一州以報 帝幼習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 人共戲優名 唐帝雜 之遂以後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

優人敬新磨 敬姓新 磨名 遽前批 匹迷切 其煩帝失色新磨徐曰理天 下只一人 補李理音 通故戲之 尚誰呼邪 李天下也 帝悅諸伶出入宮掖侮弄搢 紳 公卿 群臣憤疾莫敢出氣 補書云神侮君子罔以盡 其心况使伶人侮弄之哉 亦有友相 如附託 納貨展轉以干恩澤 蠹政害人 補書云 恣爲讒慝帝疎忌宿將 故舊 補唐主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 下信伶官之說頗疎忌宿將 不恤軍士數出游獵蹂踐民田上下咨怨 魏博將 補楊 仁 戍瓦橋 關在 魏州 代歸復遣留屯貝州 補便蒙復使之留屯 貝州不許還魏州 遂 作亂奉趙在禮入據鄴都 補楊 仁 戍瓦橋 關在 魏州 代歸復遣留屯貝州 補便蒙復使之留屯 貝州不許還魏州 遂 暉迫及之示以仁戍及小校之首在禮懼而 從之亂兵遂奉以爲帥襲取鄴都遂入據之 唐遣將李嗣源討之至城下軍士 大譟 補嗣源至鄴都城西南下今話且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 破敗帥衆大譟楚營舍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 曰將士從主上十 年百戰以得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從 去 聲 馬直 直當直 也如直

殿直宿之直案嗣源在鄴之 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 數卒喧競 補胡三省曰謂王温等亂也案先是十月從馬直 軍士王温等五人中夜喧競殺軍使謀作亂擒斬

赤族赤族漢書注以爲 流血丹其族徐氏筆精

殿直宿之直案嗣源在鄴之 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 數卒喧競 補胡三省曰謂王温等亂也案先是十月從馬直 軍士王温等五人中夜喧競殺軍使謀作亂擒斬

赤族赤族漢書注以爲 流血丹其族徐氏筆精

殿直宿之直案嗣源在鄴之 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 數卒喧競 補胡三省曰謂王温等亂也案先是十月從馬直 軍士王温等五人中夜喧競殺軍使謀作亂擒斬

曰赤族言盡殺無遺類也古人謂空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其家亦貧是也

又揚雄解嘲云客徒欲朱丹吾駁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此以朱載對赤族則可知其以色言也

李嗣源趨相李嗣源之為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眾萬人營于城南嗣源遣牙將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攻亂者紹榮不應及嗣源入鄴遂引兵去至是嗣源在魏縣眾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兵稍振嗣源欲歸藩待罪中門使安重誨曰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切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據地遂君適足以實讒德之口耳星行

可自明嗣源乃南趨相州諸者奏嗣源已叛嗣源上章曰理邊不得通補便蒙為李紹榮始疑懼石敬瑭曰安有上將與叛卒入城補賊而佗日得保無恙者乎大梁天下都會補胡三省曰太通准泗北接滑魏舟車之所願先往取之始可自全補胡三省曰據大梁則通洛乃以敬瑭為前鋒李從珂為殿音願去聲引兵入大梁唐主如關東補謂汜水聞嗣源已據太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歎曰吾不

濟矣即命旋師從馬直郭從謙帥兵攻帝於汜音凡水音成峽音下流遇

弒改元者一曰同光補伶人斂樂器覆屍而焚之補馬坊人善友不許又

三請嗣源監國乃許之繼爰自蜀歸途聞內難至長安自殺監國立是為明宗皇帝

明宗皇帝本胡人遜佶音入烈也為晉王克用養子名嗣源音明州人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電雁門郡將帝少莊宗滅梁嗣源功最高為中書令

蕃漢馬步音格總管音屬受命討鄴為叛卒所推自鄴趨汴入洛遂即位更名亶音契丹阿保機卒子德光立音閩王王

審知卒子延翰立驕淫殘暴其下音弒之而立其弟延鈞後稱帝更名璘音吳王楊溥稱帝音南平王高季興卒子從誨立音楚王馬殷卒子希聲立後希聲卒弟希範立音吳越王錢

高從

溥稱

吳楊

延鈞

閩王

立德

契丹 德光 立 閩王 延鈞 吳楊 溥稱 高從

請嗣源見天子族可白明嗣源曰善南趨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中嗣源引兵反叛卒擁嗣源入鄴都嗣源涕泣論之不從乃詭說得遂引兵向大梁李紹榮夫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自數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康義成亦勸之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軍勢大盛紹榮請唐主幸關東招撫之唐主從之

批嗣源自從珂見黜之後即心懷疑懼其忘莊宗恩義非一日矣鄴都之擁逼入城雖迫于不從已而事後之移檄會衆進據大梁果無利之心邪至器子谷聞變勸突特構以飾其逆跡

五代唐 明宗 七

嗣源 大 梁

嗣源 大 梁 濟矣 弒改元 三請 國立 明宗 蕃漢 入洛 審知 稱帝 立



蜀王 祥為 孟知 躍元 吳越 希範 楚王 而慨歎于群小蔽惑

度于吾將安歸則已肺  
肝如見且亂賊在側而  
不討魏王在外而不迎  
浸假而滅其宗支竊據  
神器非真而何其心既  
無可諒其罪亦無可恕  
也  
胡氏口莊宗初立決  
策來寨解潞州之圍歸  
而治國訓兵事各有理  
使朱溫未死固必為所  
擒矣既遠張承業忠謀  
取稱尊號則舉措之失  
已稍形見速滅梁之後  
遂無一善可稱與向者  
猶二人然是何也才器  
有限也若曰天數則裂  
膚汗血沐雨旃風凡十  
五年而後得好日好女  
寵伶人信宦官不三年  
而滅亡其心昔明而今  
暗歸之天數也  
阿保機卒阿保機卒於  
天餘城逆律后召諸酋  
長妻謂曰我今寡居汝  
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  
泣問曰汝思先帝恩乎  
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  
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  
遂殺之  
馬殷馬殷遺命諸子  
兄弟相繼及卒希範  
襲位去建國之制復藩  
鎮之舊希範居夜無威  
容葬殷之曰頓食雞雁  
數盤其臣潘起發之曰  
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  
代無賢 錢鏐鏐曰鏐  
自少在軍中未嘗寐倦  
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  
大鈿寐熟輒歌而名曰  
警枕 從榮明宗紀從  
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  
高輩等於幕府與相唱  
和頗自矜伐唐主語之  
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  
儒士講經義開益人智

鏐卒子元確立○夏州李仁福卒子懿超嗣○西川孟知祥併  
東川今潼川府以知祥為蜀王世稱  
○唐秦主從榮明宗驕狠自知  
時論不與帝懼不得為嗣唐主寢疾遽卒牙兵千人  
秦主從榮為  
天下兵馬大元帥又滯兵柄因請  
至端門下城正南門將入禁衛討之  
宿衛之兵相率罷去孟漢瓊召  
馬軍都指使朱洪實使將五百  
騎討從榮  
從榮兵潰走歸府  
王府皇城使益  
之○補皇城使安從益就從榮  
府  
唐主悲駭疾劇遂死唐主性不猜忌與  
物無競登極之年  
補便蒙極皇極也  
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  
天曰某稱其 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  
帝應期而生 在位八年改元者一曰天成  
四長興  
內無聲色外無  
遊暇不任宦官廢內藏  
唐宣廉吏治  
賊盜雖不知書所行  
暗合於道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  
指上聲 為小康子宋  
王立是為閔帝  
閔帝名從厚明宗次子也即位有志為治然不知其要寬柔少  
斷去  
○蜀孟知祥稱帝○唐潞王及於鳳翔  
補時潞王為鳳翔  
節度使兼侍中  
長驅至洛陽閔帝出奔在位改元應順數月而已  
補閔帝以明宗長  
興四年十二月即  
位明年正月改元  
路王立  
三月出奔衛州  
潞王  
五代通鑑稱潞王新  
名從珂本姓王氏明宗之養子也  
補潞王鎮州平  
山  
人本姓王氏  
明宗為將時過平山  
掠得之養以為子  
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名得衆心用事者  
朱弘昭  
忌之  
補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名得衆心朱弘昭  
昭馮贊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日執朝政皆忌之  
從珂鎮鳳翔閔帝命移鎮  
河東將佐以為離鎮必無全理乃移檄鄰道起兵入清帝側  
其  
畧曰朱弘昭等乘先帝病亟殺長立少專制朝權別陳骨肉動搖  
藩垣今將入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鄰藩以濟之  
從珂至陝諸軍皆  
迎降平  
至洛宰相馮道等百官班迎  
補班班  
遂即位遣人  
衛州刺史  
王弘贊子  
鸞殺閔帝於衛州○蜀主孟知祥殂子昶  
立○夏州李彝

蜀孟 和立

思吾見莊宗好為詩將  
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  
竊笑汝勿效也  
登極北極為天極人君  
之家故即位為登極  
評胡致堂曰明宗美善  
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  
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  
也其猶足稱者內無聲  
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  
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  
悉歸之有司褒賞廉吏  
嚴治賊盜故雖四方未  
平而中土綏靖享屢豐  
之報若輔相得賢則其  
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  
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  
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  
觀之武丁恭默思道夢  
得傅說周公納策金縢  
武王病瘳天人交感之  
理不可誣矣  
批後唐天成長興之治  
不特盡革莊宗弊政而  
克已自勵亦五季中之  
佼佼者其長誠不可沒

五代 唐 閔帝 潞王  
八

石敬瑭 全自 計全 契丹 立敬 塘為 晉帝

然推原得位之始其叛且篡則固無能隱諱論者狃于善善從長之見曲為褒美過矣即如焚香祝天之事誰即見之而胡寅深信不疑遂謂其發于誠心試思為眾所推果足信否若謂監國時之羣臣固請不沿六朝勸進故轍豈可宋以還之禪代亦真可貴于持平况有關於世道人心尤不可以不辨

超卒兄彞殷代之○閩人弒其主璘而立其子繼鵬更名昶○唐主初與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素不相悅唐主立敬瑭不得已入朝尋歸鎮陰為自全之計唐主移之援於契丹契丹敗唐兵立敬瑭為晉帝引兵向洛陽唐主自焚死補契丹主德光將五萬騎救石敬瑭與唐將高行周符彥卿等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將校皆飛狀迎晉主唐主遂携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死在位不三年補以元年四月十一日死改元者一曰清泰補唐自莊宗至是四主凡一十四年馬

晉補石氏自代北從晉主起太原既又以太原起事而得中原

晉高祖皇帝姓石氏名敬瑭沙陀人補敬瑭之父泉振雖本出於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姓石不知其得姓之始五代會要曰晉既得天下祖衛大夫石碯唐明宗之塔也補敬瑭尚明宗女魏國公主初與從珂皆勇力

割十州 與契丹

佐曰宋主幼弱為政者皆昏更小人其亂可生而俟也蓋正月二十三日生也蓋正月二十三日生也是以日為千秋節人臣奏對但云兩旬三日批敬瑭河東之遣如從虎歸林不復可制從珂素與同列其詐力豈不深知况彼此久相猜忌乎乃于韓李輩之怨怒意不之察而失算若此非惟禍至神昧亦由天道好還正如螳螂捕蟬而不知黃雀之在後也

善鬪事明宗皆有功內相忌從珂稱帝敬瑭自河東來朝將佐皆勸留之時久病骨立病後體瘠唐主不以為虞也遂得歸鎮公主在洛陽辭歸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及邪補如謂夫為邪以即敬瑭聞之益懼尋命移鎮鄆州補天平節度敬瑭拒命唐主發兵討之桑維翰為去聲敬瑭草表稱臣於契丹事以父禮約事捷割地補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以為太過厚賂金帛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敬瑭不聽補胡三省曰他日中國張本表至契丹主大喜將騎五萬而來與唐兵戰於晉陽大敗音之契丹主立敬瑭為帝國號晉補契丹主謂敬瑭曰吾三十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誠真中原之主焉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割幽薊瀛莫涿即涿郡檀順新今奉天媯儒武雲應寰朔即馬蔚蔚音十六州與之案全書幽薊瀛檀順新雲蔚屬今北平瀛莫屬河東武應朔屬山西而南唐將校皆飛狀以迎唐主殂晉主入都洛已而遷本作汴

交補... 五代 晉 高祖 九

吳徐知誥

吳徐知誥，字子誥，吳郡人。少孤，事母至孝。年十四，能自給。及長，博學有文才。唐高祖召見，授太子舍人。武德中，遷中書侍郎。貞觀初，遷中書丞。永徽中，遷中書侍郎。顯慶中，遷中書侍郎。龍朔中，遷中書侍郎。麟德初，遷中書侍郎。乾封中，遷中書侍郎。永徽中，遷中書侍郎。顯慶中，遷中書侍郎。龍朔中，遷中書侍郎。麟德初，遷中書侍郎。乾封中，遷中書侍郎。

吳徐知誥稱帝奉吳主溥為讓皇。吳徐知誥稱帝奉吳主溥為讓皇。吳徐知誥稱帝奉吳主溥為讓皇。吳徐知誥稱帝奉吳主溥為讓皇。吳徐知誥稱帝奉吳主溥為讓皇。吳徐知誥稱帝奉吳主溥為讓皇。吳徐知誥稱帝奉吳主溥為讓皇。吳徐知誥稱帝奉吳主溥為讓皇。吳徐知誥稱帝奉吳主溥為讓皇。吳徐知誥稱帝奉吳主溥為讓皇。

契丹改國號大遼

契丹改國號大遼。契丹改國號大遼。契丹改國號大遼。契丹改國號大遼。契丹改國號大遼。契丹改國號大遼。契丹改國號大遼。契丹改國號大遼。契丹改國號大遼。契丹改國號大遼。

契丹改國號大遼。契丹改國號大遼。契丹改國號大遼。契丹改國號大遼。契丹改國號大遼。契丹改國號大遼。契丹改國號大遼。契丹改國號大遼。契丹改國號大遼。契丹改國號大遼。

南唐立李昇

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

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

南唐立李昇

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

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南唐立李昇。

交補

五代晉出帝

契丹大舉入寇

契丹大舉入寇

曰吾創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元宗即位

晉人擊之契丹又敗走晉主既再勝意契丹不足畏契丹主大舉入寇晉將杜威降契丹契丹主給曰趙延壽威望素凌恐不能歸中國汝果降契丹遣兵入汴執晉主以歸其國在位五年改元者一曰開運三晉自高祖至是再世一十二年而亡契丹主入大梁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

契丹大舉入寇

儀衛於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太

漢高祖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沙陀人也事晉祖敬瑭於兵間功最多晉祖在河東唐路王移之鎮鄆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

五代 漢 高祖 十一

契丹主耶律德光  
楚王馬希廣  
馬希廣

通莊宗石敬瑭之奪路  
上耶威之逐漢隱帝也  
晉受唐擊知遠不救則  
為罪矣然是時朝權則  
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  
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  
兵柄則付之柱威李守  
真而動舊重將如知遠  
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  
國責李崧而後世不當  
以幸禍責知遠也案維  
翰知不免禍顧謂崧曰  
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友  
令維翰死之何也其所  
謂以當國責李崧也  
殺胡林胡三省曰殺胡  
林蓋以契丹主死于此  
時人遂以為地名宋曰  
曰殺胡林唐天后時襲  
突厥群胡死於此故名  
高從誨十國世家高從  
誨所向稱臣蓋利其賜  
子故諸國皆曰為高賴  
子注云俗語謂奪攘苟  
得無愧耻者為賴子  
馬希廣攻希廣希廣謂

契丹主耶律德光歸至殺胡林而死補在正定府樂城縣西北王幼學曰村民于林中射狐殺之因名  
剖腹實鹽載去人謂之帝艸音巴乾肉曰艸子元欲立○楚王馬希範卒  
弟希廣立○吳越王錢弘佐卒弟弘侗音宗立其下南牙統軍使胡進思廢之  
而立弘俶補弘侗弟○漢主俎在位一年改元乾祐子周王立是為  
隱帝  
隱帝名承祐年十八即位○先是漢祖以弟崇尹太原為太原府尹後尹開  
封為留守河東節度使屬上十八崇與郭威有隙至是威為樞密  
使侍中執政崇為自全之計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  
庫罷上供財賦補唐以來租稅有三上供留朝廷詔令多不稟承補胡三省曰於是之  
時劉崇則為跋扈然郭威既立天下補胡三省曰於是之荆南高從誨卒子寶融知軍府通鑑  
為周河東非素有備殆不能守也○荆南高從誨卒子寶融知軍府通鑑  
後○河中李守貞及郭威督諸軍討克之守貞自殺補威入河中城  
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郎王溥諫曰補威入河中城  
魁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及威威從之○漢以郭威為鄴都留  
守補時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一鎮各自守無捍禦之者故有是命○楚王馬希廣之兄希萼殺希廣而

丁壯作戰艦將攻潭州  
馬希廣聞之曰胡州  
兄也不可與爭道以國  
讓之而曰劉彥滔固爭  
以為不可乃以王贊部  
署戰棹大破其兵追希  
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  
之曰勿傷吾兄贊引兵  
還希萼遁去  
批希廣繼馬氏之業則  
為楚君名分已定而希  
萼叛之非唯傷同氣情  
并忘君臣之誼矣例以  
太義滅親無可寬假乃  
希廣遣將之始則戒勿  
傷其兄及其將敗惟信  
巫文僧求其待斃而不  
知悔信乎其為鈍夫而  
然也  
謝陳仁錫曰史弘肇黨  
尚武事亦當時之氣習  
然也  
把算不知縱橫羅大經  
曰五代史作此輩與一  
子水俗語歐陽公據其

自立○漢主自即位以來同平章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郭威  
主征伐侍衛指揮使史弘肇典宿衛三司使王章掌財賦邠頗  
公忠弘肇察京師道不拾遺章拮拾遺利供饋不乏國家粗安  
補是時承黎丹蕩覆之餘公私困竭章拮拾遺利供饋不乏國家粗安  
吝於出納以實府庫而供饋不乏以是國家粗安  
劍安用毛錐子筆也補以束毛為章曰若無毛錐財賦何由取辨補王  
財賦故章輕文人嘗曰此輩握筭不知縱橫音直也筭法何益於  
用補言文士浮華而無益於日用也握把也筭筭也所以計歷數漢主左右嬖倖寔  
用事親戚于政邠等每裁抑之漢主益壯厭為大臣所制楊邠  
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補通鑑注禁聲謂禁有臣等在漢主積  
不能平左右因諧之乾祐三年補使蒙乾祐高祖年號仍用之劉晏曰五代之季  
仍前號者有之而尤可任於漢隱帝馬隱帝名承祐當乾祐所當避諱而速改  
矣乃舉國臣民恬不知諱相習以為固然而共稱之此五胡雲擾時所未有也  
殺邠弘  
肇章遣密詔欲殺郭威於鄴補遣供奉官孟業齎將佐勸威入朝自  
訴補郭威召郭崇威及諸將皆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君披荆棘從先  
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君已死吾何心獨生郭崇威等泣曰天子幼

郭威

郭雀

所言書之殊有古意... 郭威... 郭雀...

郭雀... 郭威... 郭雀...

中此必左右... 郭威... 郭雀... 郭威... 郭雀...

郭雀... 郭威... 郭雀... 郭威... 郭雀...

北漢

契丹

北漢... 契丹... 郭威... 郭雀...

郭威... 郭雀... 郭威... 郭雀... 郭威... 郭雀... 郭威... 郭雀... 郭威... 郭雀...

五代 周 世宗

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李驥立祠歲時祭之於首陽仍用皇帝之位於首陽仍用乾祐年號是為北漢

寧歲其下補徐威又廢布募而立希崇補布南唐遣邊錡擊楚希崇命為王至是六王凡四十五年故降南唐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楚亡補南唐之滅楚以邊錡為武安節度使鎮潭州至是劉言攻之錡棄城走楚將劉言自朗州補湖南廣攻潭邊錡走補南唐之滅楚以邊錡為武安節度使鎮潭州至是劉言攻之錡棄城走言取湖南請命于周周以言鎮朗王達鎮潭達襲殺言於朗以周行逢守朗達還潭後又以行逢鎮潭達自居朗○周主在位三年殂改元者一曰廣順補晉王立是為世宗皇帝世宗皇帝名榮本姓柴氏周祖妻兄柴守禮之子也周祖無子故養之補世宗邢州龍岡人柴氏女適太祖是為聖穆皇后后兄守禮生帝從姑長於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為子周初領節鎮補節已而尹開封封晉王周主臨終命晉王聽政尋即位北漢主聞周主殂大喜請兵於契丹契丹遣將楊衮將萬騎北漢主自將三萬人來補契丹自周周主欲自將禦之群臣皆諫主曰宗幸大喪補世宗時輕朕年少新立補世宗時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以吾兵力之強破崇如山歷耳馮道力爭評同補馮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

周漢

北漢

之守視勿修下宮置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瓦棺約遺令用紙衣女棺或違吾不福汝也

能何徽先遁右軍潰步軍千餘解甲降補北漢主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禁兵將張承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承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補宋祖自此北漢兵大敗楊衮不敢救北漢主晝夜北走僅得入晉陽周主收樊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以上補見一卷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補一葉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補姑息猶曰苟且禮記禮與張承德盛稱趙匡胤智勇擢為殿前都虞候官掌邦刑古司寇也補文獻通考云都虞候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之

諸軍

精強

北漢

周伐 劉鈞 立 周 唐

所介于懷也  
誣史管見人臣事君  
於其善而沮之必於其  
惡而逢之馮道歷事十  
主七姓四代未嘗直言  
正諫獨於世宗河東之  
行沮之甚九若以兒子  
畜之者此何意哉  
宋祖首功曰神武決勝  
姑息邪代醉編曰戶  
子云紂乘黎老之語而  
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  
也息小兒也  
評陳仁錫曰張永德周  
祖塔也起于微賤而具  
此見識能以功名終亦  
五季之傑出者  
殿前都虞候後魏之末  
宇文置虞候都督以主  
候驍虞候之官蓋始於  
此五代殿前都虞候在  
副都指揮使之下與都  
副指揮使同掌殿前班  
直  
選其尤者初宿衛之士

名籍及訓練之政也舊注  
云官軍邦刑云云非矣  
周主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多農夫百未能  
養戰士一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乃命大簡諸軍  
又詔諸道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匡胤選其尤者為殿  
前諸班補五代會要曰時詔募天下豪傑不以草澤為阻送於闕下躬親閱試選武藝超  
絕及有身首者分署為殿前諸班因有散員散指揮使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為殿  
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周  
攻北漢汾遼憲嵐石沁忻州皆入于周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  
還○北漢主劉昺殂子鈞立補昺列告哀於契丹册命子承鈞為帝更  
名鈞鈞性孝謹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相安○  
周伐蜀取秦階即武階郡鳳州屬陝西○周伐南唐唐遣兵拒於  
壽州屬淮西即壽州而敗周主自將大敗唐兵於正陽地在壽州唐將皇甫  
暉姚鳳保清流關在滁州清流縣西南主命趙匡胤倍道襲之擒暉鳳克滁  
州補周主命匡胤倍道襲清流關暉等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匡胤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  
州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匡胤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匡胤躍馬突陳擊暉擒之并  
擒鳳遂克滁州周師取楊泰屬淮東即海陵郡光舒屬河南舒蕪州屬淮南唐兵拒周師復伏音  
取泰州攻揚州周主命匡胤屯六合縣屬真州唐兵來攻奮擊大破

唐主 去帝 號本 周正

累朝相承務為姑息不  
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  
麻老居多但驕蹇不用  
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  
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  
亦多由是世宗因高平  
之戰始知其弊大簡閱  
諸軍  
評胡致堂曰五代之主  
多刻其民而紆於軍世  
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  
既得柄制輕重之權且  
其言曰兵務精不務多  
奈何浚民膏血養此無  
用之物聖人復起不能  
易矣  
補陳仁錫曰宋太祖勝  
唐第二功  
宋太祖得趙普初水興  
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  
幕僚劉人趙普有才可  
用會滁州平范質因薦  
普為滁州軍事判官趙  
匡胤與語悅之時獲盜  
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  
訊暢然後決所活什七

之將士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補以皮為笠  
蓋也斫立欲以  
明白遍閱其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  
盡死周主還大梁留兵圍壽州唐兵復江北諸州周守將皆棄  
去補唐取壽州將皆棄城去并兵攻壽州周主復自將如壽唐人以城降  
○兩州皆降補泗州守將范再遇乘城降周周主自至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  
屬淮西皆降皆感悅爭獻芻蕘無一卒敢擅入城者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江  
南若遠降恐為唐所種族請先遣使稟命然後出降許之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參軍  
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圍之延鄒舉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  
廷謂斬之遣兵取楊泰周主克楚州還至揚州唐  
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主乃還唐主更音庚名景去音去帝號  
○朗州王逵為潘叔嗣所殺將吏迎潭州周行逢入朗行逢併  
潭朗有之○南漢主劉晟殂子鋹音立即位更名音立周主自將  
伐契丹取瀛莫易州離京四十二日而關南三關在悉平補關南謂  
大興

文補一武史略續

卷之六

五代周恭帝

十五



趙匡胤

八匡胤益奇之時匡胤  
威名日盛每臨陣必繁  
纓節馬鎧仗劍明或曰  
如此恐為敵所識匡胤  
曰吾固欲其識之耳  
補遺唐上以兵屢敗懼  
乃遣翰林學士鍾謨  
文苑院學士李德明奉  
表稱臣請平于周獻御  
服茶藥及金銀器錦  
牛酒謨德明素辨口世  
宗知其欲游說盛陳甲  
兵而見之曰爾王自謂  
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  
於他國與朕止隔一水  
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  
海道聚舟捨華事夷禮  
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  
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  
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再  
歸語爾主亟來見朕再  
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  
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  
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  
悔乎二人戰栗不敢言  
殿前都點檢胡三省注

南瓦橋關五代唐所置今廢之故  
址在保定府城東北百二十里  
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上  
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先發據固安上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循瓦橋是  
口上不  
以瓦橋關為雄州屬北平府今雄州是屬保定府益津關為霸州屬北平府後唐置今霸州是屬順天

置戍而還補遺今坤陳思讓戍之遂還大梁往還六十日○趙匡胤先是為殿前  
都指揮使從攻淮南又從征契丹至是為殿前都點檢補遺文獻通考都點檢

在藩韜晦節度使及即位首破高平之寇補北人始服其英武號  
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右落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  
出人意表又勤於政事發姦摘音伏剔音伏聰察如神間音暇  
則召儒者讀史商榷音角大義補博求義姓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  
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畏其明  
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登遐之日遠邇哀慕子梁  
王立是為恭帝

周禪

赤光

後唐始置大內都點檢  
官至後周選驍勇之士  
充殿前都指揮使之上  
點檢在都指揮使之上  
登遐登遐記曲禮告喪  
曰大皇登遐鄭玄曰登  
上遐已也上已者若魯  
去云耳假音遐離騷經  
遠遊曰載營魄而登霞  
分掩浮雲而上征注霞  
與遐同朱子辯證云登  
霞之霞本假之借用猶  
曰適遠云爾曲禮告喪  
之辭乃又借以為死之  
美稱莊子作登遐蓋亦  
此例但騷經此篇注者  
道解為赤黃之氣釋莊  
音者又讀假為格而訓  
至焉則其誤愈深矣  
評歐陽修曰嗚呼五代  
可謂亂世也歟世宗區  
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  
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  
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  
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  
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

恭帝名宗訓七歲即位○以趙匡胤為歸德節度使明年春鎮  
定言契丹入寇補鎮定一州言北遣匡胤將兵禦之至陳橋驛在汴軍城外  
士擁還策立周主在位半年禪于宋補帝以六年六月即位以明年正月禪位不復別立年號仍稱顯德周  
自太祖至是三世實二世補太祖郭氏世宗柴氏十年而亡司馬溫公曰太祖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世祖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後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為強因敗為功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強陳又以枹鼓之隙治律曆興禮樂審法令修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殞益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也

宋太祖皇帝姓趙氏名匡胤其先涿人也相傳為漢京兆尹廣  
漢之後世次未詳補廣漢漢章帝時人有治績見前父弘殷為洛陽禁衛將校生匡胤於甲  
馬營補四世祖眺唐幽州令生延唐御史中丞延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天水縣男弘殷娶杜氏生匡胤於洛陽甲馬營使家甲與夾通一統志來馬營在河南府城外本後唐來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一月人謂之香孩兒營少從  
辛文悅學嘗夢邀駕乃匡胤也補文悅嘗夢中邀天子之駕及見乃是匡胤也甚異之周世宗時掌  
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音朔從征伐立大功世宗一日於

宋國號

黑光相

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為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佛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為大矣故陳橋遺事宋太祖擁兵自陳橋還周侍衛親軍副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馳歸謀率眾禦之軍校王彥昇遂殺通於其第妻子俱死太祖聞之特贈中書令以旌其忠評張時泰曰匡胤受周

文書篋中得一本書曰點檢作天子補續通鑑綱目云世宗嘗於文書時張永德為點檢世宗乃遷之而易以匡胤世宗殂恭帝即位之明年命領宿衛御契丹時主少國危補恭帝時年七歲中外始有推戴之議補時都下謠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計惟內庭晏然不知大軍既出軍校苗訓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湯去聲指曰此天命也補軍校苗訓號知天文是太祖親更楚昭輔曰此天命也夕次陳橋驛軍士聚議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環列待旦點檢醉卧不知也黎明天欲明補黎黑也軍士擐音患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大尉為天子補恭帝以匡胤為歸德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點檢驚起披衣則相與扶出被以黃袍羅拜呼萬歲擁上馬上聲南行補還拒之不可乃攬轡誓諸將句整軍自仁和門汴州入秋毫無所犯補匡胤覽輿將諸將曰汝等貪富貴從我則可不然不能為若主也皆下馬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貴皆恭帝遂禪位以所領節鎮為宋州歸德軍故國號曰宋呂中曰頴濱謂孟子不嗜殺人之言至是又驗矣唐明宗有天生聖人之祝而太祖實生於是年則天命所歸不待

澤路 平 澤 留 從 南 唐 南 昌

厚恩當主少國危之時正宜盡心輔佐以勤王室雖有陳橋之變必歸藩服當如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而謳歌訟獄之來歸然後踐位庶幾名正言順而無叛逆之非大何受命而出因變而返殊無遜避之意遂居九五之尊始與朱全忠石敬瑭等耳

黃袍九雜俎云天子之服色尚黃則白漢以來然矣又宋史輿服志唐因隋制太子常服赭黃淺黃袍衫未因之則也袍者衣服之通稱匡胤南行時匡胤在公署將士擁進質王溥等至匡胤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迫一日至此惡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

二年南唐主李景遷都于南昌即洪州以其子從嘉守建康景弟寶勗代之南唐泉州留從效留姓從稱藩音翻稱建隆

自焚死澤潞平補帝圍澤州入其城鎬赴火死獲衛融請死帝怒以鐵櫛擊其首流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周祖之甥也亦反上命石守信討之尋親征重進自焚死淮南平帝即位加重進中書令移鎮南州重進乃陰懷異志帝使陳思誨賜之錢券以安其心重進猶豫自

任自為之不汝禁也中外讐與通補服昭義節度使李筠故周宿將補筠反於澤州補先帝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延使上命石守信討之尋親征筠

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補河圖

羅彥環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 批陳橋兵變論者疑宋主實與其謀蓋彼時臣...

殂從嘉立更名煜... 帝王數易... 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 非統御才... 曰我非爾曹之力不至此...

石守信等... 女真... 貢馬... 荆南... 高麗... 來貢... 荆南... 平

進雖周之懿親蓋背臣... 於宋矣若重進者是誠... 是非益可知矣... 批宋史以韓通李筠李...

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 置歌童舞女日飲酒相安... 普薊人遇上於滁州用為節度掌書記... 與謀議倚信之... 隆三年泉州留從効卒... 陳洪進推張漢思領軍務... 救于宋... 高麗來貢... 師出江陵... 高繼冲出降荆南平...

湖南

蜀主孟昶

又何敢有異議乎史家無卓識徒于杯酒詭辭處炫奇以為秘計神謀而不予宋主英斷勇為處若眼而後世遂以是為妙策獨出吁可笑矣評呂中曰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太祖以杯酒宴笑收之而有餘人徒見其收之易而不知其收之者固自有本也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鎮非能亡唐唐自亡也太祖之所以能收其權者正孟子所謂為政不得罪於巨室裴度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耳不然無故而行削國之策豈不勤七國之變哉

又張時泰曰呂氏說愚以為不然心病故耳宋主以臣而叛君其心端端焉惟恐臣之將叛乎已一聞趙普之言即罷諸將之秩於乎既疑於此曷不謹於彼耶宋主謂守信等曰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夫言者心之聲心有是病則其發言亦有是病況宋主嘗以天命自託既有天命何

延釗至湖南文表先已敗死補宋師未至揚師已破文表泉首蘭陵市保權聞宋師下荆南懼而拒守句師進討之獲保權湖南平補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朗州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為文表既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為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從富等以兵逆戰宋師敗之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獲保權以歸○二年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乞罷質等周朝舊相也自唐以來宰相惟面奏大政事餘號令刑賞除拜除官拜辭但入熟狀直述其事具狀奏聞質等自以前朝大臣稍存形迹執守禮體補存君臣形迹而避嫌疑也每事具劄子書奏如式進呈退批所得聖旨同列皆書字補字押字也俗以草書名為押字以志之秦御之多始此補御進御也唐及五代凡與宰相議大政天子必命坐而論及范質等有是請坐論之禮遂廢秦御之多始此質等既罷以趙普同平章事○命王全斌伐蜀補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範等以蠟書問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彥範至汴潛取其書以獻之帝久欲伐蜀而無詞及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遂命王全斌劉光義進王仁贍曹彬等分道伐蜀乾德二年蜀相李昊勸蜀主孟昶出降蜀亡前蜀王氏之亡也降表亦昊所草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

宰相須用讀書人五星聚奎

北漢弒立

必疑之王者量同天地奉行天命守而弗失則人心自服天命自歸安有一夫異議耶宋主罷典禁兵蓋亦猜忌之過云爾

生死肉骨左傳楚遺子馮之言

評綱目發明文表陵蔑其主宋國興師伐之義也今既元惡授首是宜撫慰班師襲執保權何義耶不過假公營私詐力以利入土地惡足尚哉

狀宋制要事對稟常事直述其事具狀奏聞書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

狀子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子亦謂之錄子宋謂之劄子

趙普既相以天下為己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

王全斌伐蜀命王全

表李家右後蜀孟知祥自唐明宗長興四年受命為王至是二世凡三十三年而亡初上命宰相擇前代所未有年號以改今元及是得蜀鑑也乃有乾德四年鑄字怪之召問句學士竇儀曰昔偽蜀王衍有此號上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五年五星聚奎經星直省分徐州白羊之域補宋史天文志五星如聯珠聚奎當魯分從鎮星晨見東方先是周顯德中竇儼揚徽之盧多遜同為諫官儼善推步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補官名二拾遺指儼與多遜見之儼不預通鑑作與也至是果然○夏州李彝興卒子光叡補同補通鑑作克叡領軍務○開寶元年北漢主劉鈞殂養子繼恩立郭無為弒之而立其同母弟繼元皆異姓子也補初漢世祖女適薛氏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為子雷德驥判大理寺天子有九寺此其一也掌折獄詳刑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補附會依附會合宰相趙普也擅增減刑名德驥憤惋腕去聲怒也直詣講武殿奏之并言趙普強市買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曰鼎鑊尚平聲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補大斧也天子置之坐側擊折其一齒命曳出黜之補陳仁錫曰其失體宜罪其面言宜採

微行  
臣幸

二年命曹彬等伐北漢尋親征攻太原補帝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城中大懼然猶恃遠為援何繼筠逆遠師于陽曲敗之斬首千餘帝命以所獲遠俘示於城中由是喪氣城久不下頓兵百草池中晉去暑雨軍中疾疫詔班師○上自即位或微行幸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母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普意上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異甚補異怪亟出則上立雪中普惶恐迎拜即普堂設重裊當作茵褥也地坐補地坐不設椅榻也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著長入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邪南征北伐此其時也願聞成算籌畫所向北漢上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補便蒙言姑留存之以當西北彼彈丸黑子喻其地小之地將音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爾姑試卿耳於是用師荊湖補荊湖南繼取西

契丹  
弒立

顯劍以微賤罕得見其妻居常快一日乘醉求見即引佩刀刺之妻奮衣得脫劍乃自刺繼無子命養之後劉妻乃改適何氏生繼元漢主又養為子此繼元皆非劉氏子北漢主既知其不能繼文故漢祖嫡孫久留遼境使迎還之或可延一綫於將墜後此張昭敏實能見及之豈能耶付託失人致釀成禍豐隕覆其宗劉鈞不能辭其責矣攻大原大原圍久殿前都虞候趙廷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急擊以盡死力太祖曰汝曹皆我所訓練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刃鋒

川補蜀嘗因北漢謀音謀反者語音去北漢主鈞曰君家與周氏世仇豈不屈今我與爾無所問音問何為因此一方之人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當中國之什一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上哀其言終鈞之世不以太軍北伐及繼元立始用兵○是歲契丹弒其主述律號穆宗迎立其伯父兀欲之子明記補記或更音名賢○三年命潘美伐南漢補南漢主銀錢暴數出寇邊帝未欲

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安南國在交趾北唐懿宗置靜海節度於安南至此以魏為靜海節度使而抱安南相領河陽三城節度補孟州為普汎毅果斷音汎以天下為己音任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上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普徐拾以歸補綴以進上悟乃可之又有立功當遷官者上素嫌其人

不與普力請上曰朕固不與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安得

不與普力請上曰朕固不與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安得

命曹彬伐江南

以手衆皆感泣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言曰最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取也黔黎豈若回鑾復都也兵上黨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是蕩平之策太祖從之乃命趙普諭諸將解圍而還批宋太祖雪夜幸趙普家誅下大原後人修爲美談不知征伐大事自當議之朝堂即云帷幄秘謀亦可召至禁中密相籌畫命將成功豈必待風雪叩門始有濟哉蓋其于功臣家不能無所疑慮微行數過固亦深慮厥後南唐海物亦以驟至而得之可以規其用心矣

以私喜怒專之補左傳所謂爲政不實私勞不罰私怨亦此意上不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宮門不去上卒可之普常設大甕於閣甘入聲後表疏意不可者投其中焚之其多得謗以此雷德驥之子又計之補計言結政上始疑普有隣意普善之擊登聞鼓訴中書不法事宋主怒悉下御史獄鞫既始疑普先是雖置參知政事以副普補參知政事唐官乾德二年不宣制補宣官傳也也不押班補押班也管衙也班位次也宋初天子每日不御正殿然自升朝官以上凡在後遂不知印補知印也唐宰相皆自印其文曰不升政事堂至是始詔二參政升政事堂同議政更庚音知印押班與普齊未幾普遂罷補宋通鑑曰詔呂餘慶薛居正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普不自安求罷政薛居政呂餘慶等其後相繼爲相○七年命曹彬伐江南補開寶四年唐初上屢遣使喻江南國主李煜入朝不至乃以彬及潘美等討之戒以切勿暴略與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取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美以下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補全斌平蜀殺上

而食祭者必薦以三牲故曰血食南漢主銀開宋師至內外震恐乃遣使澄樞郭崇岳禦之宋師至富州澄樞遁還崇岳無謀勇唯日禱于鬼神而已

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先是江南樊若水舉進士不第不第上書言事不報乃釣魚采石江上以繩度堂入江廣狹請闕陳策補初南唐池州人樊若水以舉進士不第言事不報因謀歸宋漁釣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楫抵北岸凡十數往復得江之廣狹因請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以濟師上用其言令去聲荆南造大艦補造黃黑龍爲浮梁橋以濟師補帝以若水爲○八年曹彬聞金陵急李煜遣徐鉉玄上入責求緩兵鉉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其說累上聲數百補累數上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還尋復至奏言江南無罪補之人命也辭氣益厲上怒按劍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惶恐而退金陵受圍自春徂冬勢窮蹙彬終欲降之累遣人告煜曰某日城必破宜早爲之所補言城破之日使一日彬忽稱疾諸將來問彬曰彬之疾非藥所能愈諸公若共爲信誓破城不妄殺一人則彬病愈矣諸將皆許諾焚香約誓翌日

南唐

吳越

西京

于無下未及發而宋主  
至倉卒不暇屏宋主顧  
問何物曹以實對宋主  
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  
皆瓜子金也曹皇恐謝  
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宋  
主曰第受之彼謂國家  
事皆由汝書生爾時官  
禁私販茶鹽大木曹遣  
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  
至汴治第吏因之竊貨  
大木冒稱曹市貨驚都  
下三司使趙琪以聞宋  
主大怒即欲逐曹王博  
力為救解得止慮多遜  
與曹不協數日入對短  
曹宋主滋不悅曹嘗德  
驢子許之宋主始疑曹  
曹不自安求罷政遂出  
為河陽三城節度使  
批五季國鎮割據域內  
幾如瓜剖豆分宋祖有  
混一海宇之志南唐不  
能如吳越納土以保其  
宗祀而又庸暗寡識不  
早為備其敗亡固有以

城陷煜出降南唐亡

南唐李昇自晉高祖天福二年  
僭號至是二世凡三十九年

捷書至上泣曰宇

縣亦縣

分割

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

哀也彬還舟中惟圖籍衣衾閣門

大鴻臚寺曰閣門  
通其榜子曰奉

歸上賜以黃袱

其不伐如此

九年吳越王錢俶來朝辭

啓之皆群臣乞留俶章疏

去

俶感懼

上如西京

夏四月郊

都民垂白者

相謂曰我輩少

經離亂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有

泣下者

上欲留都洛陽群臣咸諫

上曰吾且都長安晉王叩

頭曰在德不在險

上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

而去兀兵

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

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乃還大梁

上崩在位十七年

改元者三曰建隆

乾德

開寶

壽五十

上仁孝豁達有大

度陳橋之變迫於衆心泊

入京師市不易肆

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上

曰爾謂為天子容易邪適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嘗宴

近臣紫雲樓下因論及民事謂宰相曰愚下之民雖不分菽

也麥藩侯

修京城及大內

畢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

見之矣平蜀之後嘗擇其兵百餘為川班殿直

以御馬直扈從特增給

班擊登聞鼓

以御馬直扈從特增給

之所與即為恩澤豈有例邪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

諸軍

遂廢其直內臣

有逮事後唐者上問莊宗英

武定天下享國不久何也其人言其故

出敗近郊禁衛兵控馬直

白取宋祖不容尉之  
語其語達大度竟有與  
漢高祖得齊驅之概  
金陵遺事江南都廣候  
朱令贊白湖口入援衆  
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  
焚采石浮梁彬聞之遣  
戰權都部署王明密令  
人樹長木於州渚間若  
帆檣之狀令贊望見疑  
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  
移檣諸將角翼之令  
贊乘大航建大將旗鼓  
至皖口明合步軍將劉  
遇急攻之令贊勢促因  
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  
反及之衆大潰遂擒令  
贊金陵獨恃此援由是  
孤城愈危處矣  
評陳仁錫曰曹公將略  
絕世無雙念君命忠也  
不殺降仁也  
榜子即秦劄也非表非  
狀者謂之劄子宋人用  
以奏事水唐人榜子制  
而史其名故亦謂之榜

度陳橋之變迫於衆心泊  
入京師市不易肆  
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上  
曰爾謂為天子容易邪適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嘗宴  
近臣紫雲樓下因論及民事謂宰相曰愚下之民雖不分菽  
也麥藩侯  
修京城及大內  
畢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  
見之矣平蜀之後嘗擇其兵百餘為川班殿直  
以御馬直扈從特增給  
班擊登聞鼓  
以御馬直扈從特增給  
之所與即為恩澤豈有例邪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  
諸軍  
遂廢其直內臣  
有逮事後唐者上問莊宗英  
武定天下享國不久何也其人言其故

子一說榜子又曰劄子  
用紙四五寸書鄉邑姓  
名於其中  
吳越王叔吳越王傲既  
歸每視事命從坐於東  
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  
京在焉天威不遠顏恩  
尺俶豈敢寧居乎每脩  
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  
遣之  
元兵無事備員曰元官  
蘇賦曰為政在去三冗  
曰冗官冗兵冗費  
不分枝葉左傳荷蓍上  
紉逆周子于京師而立  
之周子有兄而無慧不  
能辨叔麥故不可立  
許廣義太祖實負周世  
宗何曲如之謂人之不  
見可乎所謂明于此而  
暗于彼者宋之太祖之  
謂也  
登聞鼓擊鼓者啓壅閉  
也其聲登聞於上故曰  
登聞  
評陳仁錫曰不加誅戮

宗隨其所欲給之威  
今不行賞賚無節也  
能用軍法約束誠為兒戲  
朕今撫養士卒不吝爵賞苟犯吾法  
惟有劍耳五代以來藩鎮強盛上以漸削之罷諸節鎮  
專用儒臣分理郡國以革節鎮之橫又置諸州通判  
通判掌貳郡政以節官以上尤以分刺史之權自是諸侯勢輕禍難不作專務  
愛養民力罷卻貢獻禁進羨如餘常衣去聲澣濯之衣寢殿青布  
緣韋簾晚節好讀書嘗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  
竄何近代法網之密邪削平諸國必招之不至而後用兵及其  
既降皆不加戮禮而存之終其世  
武成王廟唐肅宗追贈太  
公室為武成王觀從祀  
配享有白起指曰起殺已降不武  
將  
白起嘗抗趙  
命去之周恭帝封鄭王後遷于房州上以辛文悅長  
者俾為房州守恭帝先  
上三年始卒上發哀輟朝十日還葬  
如禮上初入京時  
自陳橋擁還時  
周韓通死節  
魏都指揮使王彥昇殺之  
追贈

而藩鎮之禍已除是其  
妙用然終醜衰弱之禍  
則貽謀之不善也  
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  
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  
節大州或置二員又令  
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  
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  
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  
輕用趙普之言也  
通判文獻通考云通判  
掌佐貳郡政與長吏均  
禮凡兵民錢穀戶口賦  
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  
裁決與守臣通簽施行  
所部官有善否及職事  
修廢得刺舉以聞  
評呂中曰天下之所以  
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  
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  
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  
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  
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  
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  
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

優厚  
中書令  
王彥昇棄命專殺  
初帝命曰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  
皆我比肩不得侵陵今彥昇擅殺韓通故曰棄  
命  
終身不授節鉞  
節鉞斧鉞凡為節  
度使者必授之  
受禪之際倉卒未有恭帝禪制  
學士陶穀出諸懷中上薄之薄其  
不忠穀久在翰林頗怨望上曰吾聞學士  
草制依樣畫葫蘆  
葫蘆瓜屬狀  
如瓠實可食  
耳何勞之有卒不登之政府  
內  
外官有時望者籍記姓名以待不次選用稱職者多久任不遷  
定銓  
七緣切○銓衡也  
選法  
從陶穀所上也初京官七品以下猶屬銓自後京官以上  
又量也次也度也  
無選中書門下特除而使府不許辟召幕職悉由銓授  
嚴舉主連坐法  
乾德三年詔陶穀等各於幕職京官中舉堪為郡守副  
監者一人除名之日仍書舉主姓名謬舉者並坐罪  
嚴賊吏法  
有真極刑者  
建隆二年李瑋坐賊杖殺  
徵五代藩鎮苛征重斂之弊  
寬商征  
寬商賈  
寬糶  
寬入  
鹽酒禁  
漢法犯私糶者粟市周祖始令至五斤者死至  
處極刑其餘論罪有差又以前朝鹽法太峻定以官鹽入禁地貿易至十五斤私煮  
至三斤者坐死以鈔入城三十斤以上者奏裁乾德四年詔寬之罪至死者奏裁  
倉吏  
多入民租者或棄市五代多以武人為牧守率意用刑上懲之  
故入者必抵罪  
故入人於罪者  
就以其罪罪之  
定太辟  
音關罪  
至死也  
詳覆法  
懲五代藩鎮專殺之  
弊令諸州奏太辟案  
定折杖法  
徒流笞杖各有數杖刑五曰杖一百為杖二十九十為十八八十為  
為十七七十為十五六十為十一  
官杖厚薄長短如周顯德中制頒



命令不行於天下者方... 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 普慮却顧知天下之弊... 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 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 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 使置通判置縣尉皆所... 以漸收其權而天下之... 勢一矣

新刑統實儀等定差役法詔令佐檢察役有不平許民自相糾舉京百司補吏須不疑役乃聽作版籍民間戶數自在戶帖民間供版戶口事產糾舉京百司補吏須不疑役乃聽長吏有度堂入民田不實者音震或杖流之補周未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親策制科舉人句○周設賢良經學史理三科至是上親策賢良科補舉人一放進士榜句○補放出也考官放出榜於尚書省嚴覆試法主試知舉陶穀子耶登第上曰穀不御殿親試進士補有訴今助用情取舍者帝第下第并試書判拔萃法一日身取其體貌豐偉一日言取其言辭辨正二日書取其楷法適美四日判取優長數音朔幸國子監詔天下求遺書初用和峴賢上所定雅樂初行劉溫叟所上聲開寶通禮改鄉貢開元禮為開寶通撰日曆記每日事補太宗皇帝初名匡義太祖長弟也太祖入京城匡義首請號令是為太宗皇帝

戰士

可自為制弱當使之弗... 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 密書曰金如遺晉之數... 唐君臣皆震駭服帝之... 偉度

諸將戢約束也士卒仍自於馬前補太祖戒標掠太祖受禪乃改名光義尹開封同平章事封晉王建隆二年昭憲杜太后臨崩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者乎太祖曰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補易文言傳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周世宗使幼兒補恭宗主天下耳汝萬歲後補言死也見漢書翟方進傳當傳位晉王晉王傳秦王太祖以傳德昭太祖國有長君長子社稷之福也太祖曰謹受教太后呼趙普曰趙書記補太祖為都點檢時普為掌書記故稱之共記吾言不可違也因命普於榻前為誓書普署紙尾曰臣普記藏之金匱補置櫃也太祖友愛篤至晉王嘗寢疾灼艾五蓋切草似蒿葉可灸太祖亦自灸音救以分其痛補分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能及也太祖幸洛有布衣未蒙爵祿張齊賢獻十策下介汾富氏封建崇學舉賢召問賜食且啗且對太祖善其某策補內四齊賢因稱餘策皆善太祖怒斥使如出既還語晉王

虎龍

交補十八史各續本

之厲耳  
宋史斷曰宋太祖於  
其母命若果從則何  
不明告在廷共守斯誓  
遂命光義正皇太弟之  
稱而乃藏書金匱使誰  
密宮人掌之是不欲其  
言播於群聽待夫時移  
事改而背之也於此之  
時兄弟之際已生矣不  
然則杜初無此言太宗  
既得位而與普託母命  
以文節之姑以愚弄其  
弟使授之漸然後徐求  
其罪而奪之乎  
此弟有疾而臨問或視  
其療治友愛如是而已  
灼艾自有專科非他人  
所能越也親為燃灼豈  
以自灸更無補於病者  
之甚此與開元煮藥同  
一不近情理而宋祖則  
尤有甚焉者矣  
謂史臣斷曰太祖待太

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吾不欲用之佗日留與汝作宰相蓋  
傳位之定久矣太祖不豫后宋遣王繼恩召皇子德芳太祖  
繼恩徑召晉王王至宮中散遣左右所言皆不可得聞但遙見  
燭影下有離席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截刺也地大聲曰好為  
之補南北朝為翰林王侍世祖疾世祖臨遂崩后見晉王愕然曰吾母子之  
命皆託官家補齊濟曰五帝官天下故傳之賢三王家天下故傳之子今指天子為官  
子不敢正言尊尊之意將濟謂王也村山隆曰官家者猶漢稱縣官魏晉稱官也皆指天  
官家稱本於五帝三王廷甚王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王即位更音  
名音吳秦王廷美尹開封改封齊王補便蒙秦王及改三字衍宋史宋元通  
封齊王太平興國四年以平北漢功進封齊王廷美德昭封武功邑在乾州郡王遣  
使分行州縣廉察官吏第其優劣補第次罷音皮軟不勝音任惰  
慢不親事免官賊史配者遇赦不叙受賊之吏徒配遠方大理  
評事官掌折陳舜封陳姓舜奏事口捷舉止類倡優問誰氏子對以  
父為伶官樂上曰汝真雜類補雜豈得任清望清望官改授殿直

德昭  
自芳  
政美  
卒  
延美  
降  
陵  
公

宗之心誠寤舜公天下  
之心也得張齊賢而不  
自用乃命太宗收用之  
非其存心至公量弘天  
地曠能有是耶蓋太祖  
雖傳位於太宗而太宗復  
也向使太祖有自為之  
心鑑於漢高安劉必勃  
之語安得不以奇士遺  
德昭友還之太宗以自  
其羽翼乎太祖之慮  
則不然以為天下太業  
非太宗不能繼國家善  
政非賢才不能立故寧  
使吾子孫不得天下不  
可使吾弟不得賢才而  
誤養生也故自三代以  
降以生民為念有天下  
而不與焉者惟太祖一  
人而已  
晉王即位晉王即位太  
叔天下改元太平興國  
令緣邊禁戢士卒毋得  
侵撻外境群臣有所論  
列並許實封表疏以聞

校補十一八史略續本

卷之六

宋太宗

二十五

○陳洪進初為泉州衛來朝獻漳泉二州屬福建○吳越王錢俶來朝

遂獻其地補初俶會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歸其兵用求還帝不許俶

太原劉繼元出降北漢亡右北漢劉崇自周廣順元年稱○詔征契丹易

州涿州來降上攻幽州踰句不下遂班師郡王德昭從去征幽

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

北征不利不行平北漢之賞德昭言之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補

岐王德芳卒補岐王卒自太祖二子相繼死齊王廷美不自安補

再誤邪於是普復入相廷美遂得罪降涪陵縣公補廣義曰

普復使知開封府李符告

普復使知開封府李符告

普復使知開封府李符告

必須面奏者閣門即時  
引對風化之本孝弟為  
先或不順父兄異居別  
籍者御史臺及所在糾  
察之

吳越錢鏐唐昭宗乾寧  
三年平董昌為鎮海鎮  
東節度使至是五主凡  
八十三平舉族歸來  
北漢亡時潘美帥師伐  
兵赴之潘美等大敗遼  
師築長連城以圍太原  
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  
城中大懼及帝自至督  
戰城無完堞漢王出降  
北漢亡

貶符春州再德超始因  
李符薦得事上符貶寧  
國司馬德超屬其充  
德超貶帝惡其明黨令  
徙符春州歲餘卒

改幽州不丁帝發太原  
沙大戰于高梁河沙敗  
或譏人構翼揣測猜嫌  
趙普贊成而定於胸中  
矣抱哭追封固無解於  
渝盟之過所謂欲蓋彌彰耳

其怨望南遷房州尋殺之  
厥後京惇秦檜仇昌彌遠之徒排斥忠  
良操戈王室者謂非普之作俑不可也  
普忍李符漏言囚弭案唐諺謂  
彬故句以符薦德超貶符春州  
南山在武功縣結草為廬以講習為務後進多從之學上聞召之辭以  
母老補放洛陽人沈默好學詔使徵之其母志曰常勸汝勿上高其節厚賜錢帛  
旌之○呂蒙正為參政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佯  
不聞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一知名姓則終身不忘  
不如無知也補史言蒙正之雅量也○召華去聲山隱士陳搏賜號希夷先生

○開寶寺在汴塔成補藏佛舍利也前後八年所費億萬田錫奏曰  
眾以為金碧煥煌補說文碧石之青美者今會稽縣東山出碧班固西都賦珊瑚碧  
榮煥光樹注岷嶓山有碧樹張衡南都賦綠碧紫英注碧有縹碧有綠碧  
臣以為為塗膏黷血聚斂民財以作塔如上上不怒○先是西夏李  
耀貌

遼之毀請備極軸察姦  
變以自揀不過思失之  
一念繼乃構成冤獄坐  
以大逆止圖報復多遜  
夙嫌而於廷美毫無顧  
忌老奸伎倆日甚一日  
至諷李符上言必欲置  
廷美於死而已則天良  
漸滅盡矣普嘗自負請  
論語鄙夫無所不至之  
句豈未經見乎

光叡卒子繼筠嗣又卒弟繼捧嗣繼捧來朝獻四州夏銀地其弟  
繼遷叛去繼捧弟繼遷聞數入寇邊○契丹主明記殂號景宗子  
隆緒立年十二母蕭氏專其國政補改國號○上命曹彬等分道  
伐契丹彬兵大敗於岐溝關在涿州西詔班師契丹自是連年入  
寇後女真以契丹隔其朝貢之路請擊之不許女真遂臣於契  
丹○上賜李繼捧姓名趙保忠授節度使命管夏銀綏宥靜五  
州綏州即彰德郡屬陝使圖繼遷繼遷降補繼遷實無降心賜姓名趙保  
吉保吉復寇邊命李繼隆討之保忠言已與保吉解仇乞罷兵

上怒命繼隆先移兵討之繼隆入夏州檻送保忠於闕下保吉  
尋亦請降而復叛命繼隆討之○蜀自既平之後府庫之物悉  
載歸內府土狹民稠有司不無賦外之科租賦之外王小波起為  
盜小波死李順小波弟繼之攻陷成都僭號蜀王上命王繼恩討擒  
之蜀平○交趾丁璉卒大校黎桓大將校姓囚其宗族而專其國

賜李  
繼捧  
姓名  
趙保  
忠

賜李  
繼捧  
姓名  
趙保  
忠

賜李  
繼捧  
姓名  
趙保  
忠

賜李  
繼捧  
姓名  
趙保  
忠

賜李  
繼捧  
姓名  
趙保  
忠

黎桓 爲交 趾郡 王 霖涼 過度

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 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 出於此選華山尋卒 批史稱普學術及爲 相始手不釋卷而篋中 所攜不過論語一編然 果身體而力行之則德 行事業必有可觀而普 於忠恕之教且未能服 膺勿失則亦徒知記誦 而已今乃云半部定天 下半部致太平尤爲鹵 莽可笑

上初命討之無功已而桓奉貢竟以桓爲交趾郡王○時霖涼 音老○久雨曰過 霖無源水曰霖 度上曰朕於刑獄盡心安得積陰之譴寇準越 班列 對言某州局吏 侵官錢若干於法爲小過陛下殺之 王淮參政王沔之弟盜錢數百萬於法爲大愆 音隊惡也書 曰元惡大愆 陛下以 沔故務相容蔽如此而曰刑獄盡心如之何無積陰之譴 陰刑爲 爲陰刑罰不中故霖 濼過度以類應也 上即日誅淮罷沔而雨止○上崩在位二十二 年改元者五曰太平興國 四字年號補八○劉宋齊曰太宗即位至是越明年又 及及於削去其兄之年號且號其年謂之興國言創業由我也謂之太平 言致治由我也無非欲跨越其兄也原始要終而見其事又見其心矣 曰雍熙 補 拱 淳化 至道 壽五十九 薛居正 沈倫 趙普 宋琪 李昉 呂蒙正 張齊賢 呂端等相繼爲相普凡再入再罷 案普以太祖乾德 六年罷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復入相至八年又罷端拱 元年再入至淳化元年罷前後歷事一朝凡三十餘年 尋薨普初以吏道聞寡學 術太祖嘗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每朝有大議輒闔戶自啓 於寶天簡秩太重離部上下可也前十編爲戚亂之畧後十篇爲致治之摸此何物語哉 呂祖儉曰沈謀機詐險矣太宗之用心哉觀其密誘軍校以天子寄位於兄公給母后以天子顯授於已抱突癡兒以

籍公議之口復相趙普 以市私傳之言然而收 號更名則無兄之迹難 欺怒姪貶弟則據國之 心立見人之視已如見 肺肝陰謀詭譎何益哉 雖然致治之美亦有可 取者焉

一篋取一書閱之及卒家人視其篋則論語也嘗謂上曰臣有 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蒙正 晚出嘗與普並相普甚推 之蒙正嘗置册子夾袋中疏四方 人才姓名以待選用初太祖嘗以張齊賢屬 上 補上文所謂留與 至齊賢舉進士上欲置之第而有司第其名在下乃詔一榜 特與通判 補言上以齊賢在下第故詔一榜進士盡賜及第特與京官通 判也榜進士榜唐選舉志妻延齡造長名榜詮注法即是也 卒至大用 呂端爲相人謂呂相作事糊 塗 音突 補糊塗俗 上知之曰端 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 補端居位持重誠大體以清簡爲務時同列奏對多異議 惟端空所建明一日內札成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 酌乃得奏端愈 謙讓不敢當 自上即位以來以小人爲相者盧多遜一人而已 遜爲相七年 太子 太宗弟 立是爲真宗皇帝 真宗皇帝初名元侃封襄王有舉人楊礪 補力 制及嘗夢至 大殿有 坐殿上者語 去 之曰我非汝主來和天尊汝主也 補來和天尊道 家所奉神名 指 示令謁之礪後進士第一入爲襄王府記室 官掌校 表奏答 既謁如夢中

契丹

李繼遷死

傳起闕  
趙德明德明初立乞降  
帝賜德明詔令審圖去  
就曹瑋上言繼遷擅河  
南北二十年使中國有  
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  
弱不即捕滅後強盛不  
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  
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  
復河西為郡縣此其時  
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  
報

目曰楊六郎延朗傳延  
朗在邊防二十餘年敵  
人憚之曰為楊六郎則  
本書或衍楊嗣二字歟  
不然楊嗣傳二人久居  
北邊俱以善戰聞時稱  
楊六郎則楊六郎當作二  
楊歟  
契丹入寇契丹入寇邊  
界告急一夕五至中外  
震駭寇準不發飲笑自  
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  
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  
五日耳願駕幸澶州同

寇準

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  
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  
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  
大事去矣請毋還軍上  
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  
略王欽若陳堯叟倡幸  
楚劉之議準曰陛下神  
武將臣協和若人駕親  
征敵當自道不然出奇  
以捷其謀堅守以老其  
師勞佚之勢我勝勝楚  
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  
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  
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  
帝乃決策幸澶州二人  
由是怨準  
批真宗澶淵之役在道  
即為金陵之謀所惑及  
河則見敵兵之盛而止  
其心已懷猶豫道勉強  
進軍以軍事事繼復  
力主議和雖百萬亦所  
弗惜其惴惴之狀不意  
深入虎穴欽若揣測意  
旨故孤注之說得以中

所見太宗嘗遣相者請襄王及門補襄王而返曰王門斷音斯折皆將相也王可知矣立為太子至是即位更庚音名恒咸

平二年契丹入寇上親征至大名府屬河東而還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  
○二年益州卒王均友補便家益州成卒作僭號大蜀以雷有終知  
州討擒之益州平○范廷召擊契丹求援於高陽關在安都部  
署官掌康保裔亟赴之廷召潛遁保裔為所圍力戰死之補帝聞  
優詔賻之贈郎中錄其子一孫○案○李繼遷先朝奪所賜姓名繼遷當太  
此節當在上文上親征至大名府之前○李繼遷先朝奪所賜姓名繼遷當太  
復叛故曰奪所賜姓名寇邊不已攻陷靈州句西涼六谷酋長潘羅支  
乞會王師討之繼遷攻陷西涼府屬甘肅潘羅支要音而擊之繼  
遷中去聲流矢死於靈州之境其子德明請降復賜姓趙後封為  
西平王○楊嗣楊延朗智勇善戰加團練使虜憚之目曰楊六  
郎○景德元年契丹主與其母蕭氏大舉入寇中外震駭參政  
陳堯叟蜀人請幸蜀王欽若江南人請幸江南上以問宰相寇

準準問誰畫此策上曰卿姑斷音其可不勿問也補勿問準曰  
臣欲得獻策之臣斬以擊鼓然後北伐耳補擊鼓而祭也蓋以遂定親  
征之議上駐蹕中駕暫止韋城章城縣屬開州契丹擁兵抵澶州圍合三面李繼  
隆等出禦之契丹撻覽統軍順中弩死大挫音退却不敢動寇準  
力勸上渡河殿前帥高瓊亦力贊贊成渡河之策猶豫不決問補猶豫謂疑慮  
訓猶天子也人將失行大奸預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瓊瓊麾衛士進鞞曰陛下  
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瓊瓊曰陛下  
若不過河百姓如喪考妣補使家百姓此河北百姓曲梁適宋鑑作呵之  
瓊怒曰君輩此時尚責人失禮何不賦一詩退虜邪補梁適以詩文

如遂擁上以渡既至澶州補使家既至澶州北城也蓋澶州之地北跨黃河也是  
絕河道南徙為一派登北城補即德勝寨張黃旗幟補天子服色尚黃諸軍  
皆呼萬歲聲聞上數十里契丹氣奪先是王繼忠者陷虜補咸平  
思與契丹戰于望都嘗言和好之利故雖大舉亦遣使以繼忠書來

交補一八史略讀本  
卷之七  
宋真宗  
二十八

契丹

南朝 北朝

之其託言... 猶龍為可居之名耳... 寇準帝渡河至澶州... 以軍事付寇準承制... 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 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 獲太半乃引去帝還擊... 宮中準居北城上徐使... 入視準何為準方與知... 制諸楊億飲博歌謔歡... 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 何憂... 批澶州告急都邑震驚... 庸懦者束手倉皇奸狡... 者議還避寇安危之機... 懸於呼吸寇準所以鎮... 靜而群心安力贊親征... 而敵氣懾不勞亡矢遺... 鏃而轉施於俄頃之間... 可謂功在社稷矣論者... 或惜其不決戰於士卒... 懼呼之際以定厥功而... 杜後患乃迂儒侈口快... 談而未達於時勢不知... 欲和之意早定於真宗

上命曹利用報之至是利用與契丹使者韓杞偕來請世宗所  
取關南故地初晉主石敬瑭請契丹共滅唐割幽薊十六州與之後周世宗伐契丹取瓦橋關益津關之南瀛莫易州之地上曰地必不可得寧與金帛以和準意亦不欲與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我復生心補生觀觀之心也語出左傳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補隻輪不返語出殺梁傳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遂再遣利用往利用請歲賂金帛之數補問一歲所賂遺金帛之多寡也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補百萬兩亦可準召語之曰雖有勅旨不得過音戈下同三十萬如過此數勿來見準準斬汝矣利用卒以絹二十萬銀十萬定和議南朝為兄北朝為弟交誓約各解兵歸補周靜軒曰是時虜寇澶州宋廷諸臣束手無策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如成都苟非寇準舉上安能以鎮之毅然不惑則天下之亂不待靖康而可見也然亦真宗委任寇準言聽計從云爾是知景德有足君有是臣此其所以取勝靖康無是君亦無是臣此其所以取敗也準初發京師命朝士出知諸州補分命朝臣張齊賢丁謂等諸人出知諸州軍事也皆於殿廊受勅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恐欽

王日 同平

準亦不宜違君命而邀... 已功且契丹傾國而來... 志不在小雖達蘭戰歿... 少擇其鋒而精銳薄城... 亦未易輕敵若必邀其... 獻地稱臣激極生變成... 敗尚未可知則適可而... 止亦不得謂之坐失事... 會也... 不陳仁錫口為帝王而... 可無百年之計南渡航... 海皆不川來公言所致... 豈天未厭虜使然耶... 又陳耀曰當時若無寇... 準天下分為南北矣向... 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 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 矣... 春秋小國所恥左傳楚... 伐絞大敗之為城下之... 盟而還注絞小國名城... 下之盟諸侯所深恥... 謂周靜軒曰城下之盟... 非準之意真宗意也真... 宗父聽欽若之譏而疎... 之不亦左乎于時真宗

若沮親征之議以其有智且有福出欽若知天雄軍河北魏博節度  
契丹至城下欽若閉門束手無策修齋誦經而已上還  
自澶淵待準極厚欽若歸深恨準嘗退朝上目送準欽若  
進曰陛下敬準為去聲其有社稷功邪城下之盟春秋小國所耻  
也補使蒙城下之盟者謂他國來伐逼我城下我不得已和而與之盟也故春上愀然  
也秋時馳之也今渡河逐契丹而與之盟本非可恥但欽若託言以欺帝耳  
王祐之子也太祖嘗遣祐按事時魏博節度使符彥卿有飛謂祐還與王  
溥官職補祐時為知制誥祐不徇太祖意竟不大用補至魏博但決配彥卿家  
于庭曰補使蒙外朝三公之位極重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補下其有陰至

校補十八史略續本 卷之六 宋 真宗 二十九

趙明保  
表乞

王欽  
封禪

九天  
司命  
天尊

蓋思曰向若從欽若金  
陵之幸則宋之為未未  
可知也一聞欽若之  
準即當遂欽若而後  
何為罷準而回是  
之若邪若準者可親  
而不可疎者也至於  
若其可疎而不可親  
歟不有君子其何能  
識者重為真宗惜焉  
批天書之謀借於欽  
而決於杜鎬史謂其  
測意而漫應是殆不  
然如果率臆而對何  
神道設教之言與欽  
同一口吻而後曰承  
門拜父之後何為益  
經義附和哉蓋鎬亦  
過與丁謂陳堯叟輩  
為諂附欽若之人欽  
特欲借老儒虛名以  
其言有據耳若云非  
意迎合其將誰欺  
李沆丁謂始與寇準  
準屢薦其才于李沆  
用準問之沆曰願其為

是日果為相深沉有德望能斷大事上心深屬之趙德明嘗  
以民饑上表乞糧群臣皆請責之曰臣欲詔德明云塞上  
儲糧不可與已於京師積百萬可自遣眾來取德明再拜受詔  
曰朝廷有人上既入欽若之言數問欽若何以刷所  
也補折城欽若知上厭用兵諺曰取幽薊乃可問欽若上令  
其次乃請封禪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又言封禪當得天瑞前  
代有以人力為之類是也河圖洛書禹治水時神龜負文有數至九而  
果有此邪聖人以神道設教耳補易觀卦象傳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曰王曰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乃乘間為言曰聖人從之帝尚猶豫會  
素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邪鎬不測帝意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  
耳帝由此意次乃召欽若曰欽若其賜以尊酒曰歸與妻孥與於是自大中祥符四年號以  
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且帝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  
來數有天書降偽作書云自天降秦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東封泰山西祀后土  
於汾陰陰又有趙氏祖九天司命天尊降宋鑑天中祥符五年聖祖降曰  
再降乃刺懷黃帝後唐時七月一日復降生趙氏族謂上曰善撫育蒼生  
毋忘前志尋尊號聖祖曰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聖祖母曰元天太聖后 天下立天慶

作玉  
清昭  
應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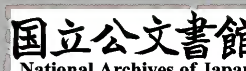
人可使之在上乎準  
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  
之使在下乎沆笑曰  
他日後悔當思吾言  
性直諫內行修謹居位  
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  
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  
公退終日危坐未嘗  
倚治策封丘門內聽事  
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  
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  
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  
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  
寬矣  
陳四明曰王文正之  
碩德重望可謂賢矣然  
受美珠之賜諫天書之  
誕而不諫至死而不能  
以正白終議者至以失  
節馮道為比惜哉是故  
君子不可以不明乎大  
學之道而求至于是而  
已曾子臨終而後易曰  
吾得正而斃焉後之君  
子可不慎諸  
不丁南湖曰不惡而嚴

觀置聖祖殿諱聖祖名玄朗補諱玄為  
也本名昭應後  
加玉清二字 且不能止其事 上在位二十六年自元年呂端罷  
後張齊賢李沆音沆呂蒙正向音敏中畢士安寇準王旦相繼為  
相惟且居位十一年當李沆為相時且甫參政沆喜讀論語皆  
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不能行  
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且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謂細  
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  
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  
此參政他日之憂也補沆以景德  
元年前卒 及大中祥符封禪祠祀土木並  
興且乃歎曰李文靖文靖公真聖人也每有大禮補大禮指  
首相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欲去則上遇之厚及薨于位遺  
令削髮披緇以斂制髮披緇如僧禮補口臨終語其子曰我別無過唯不諫天書  
乃議者謂且得君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馮道後唐相無  
可否在補馮道

君子待小人之良法也... 歷五代之君蓋阿... 張詠嘗言吾榜中得人最多... 德望無如李文靖... 素有風采無如寇公... 之世王欽若已相欽若罷寇準再入相參政丁謂事準甚謹... 會食... 羹汚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大臣乃為... 官長拂鬚邪謂甚愧恨準罷李迪... 行之上不知矣尋崩年五十五在位改元者五曰咸平... 四曰太中祥符... 號補九曰天禧... 五乾興... 太子立... 是為仁宗皇帝... 仁宗皇帝名禎母李氏... 章獻明肅劉皇后子之... 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 何如當初不欲降而莫笑乎啼

劉太后

力陳利害沮處分軍國... 僅爭留權字議定垂簾... 為苟安計耶... 丁謂... 聖堂... 絕地... 春秋無將... 君親無將... 將謂將為... 將為... 發覺而誅之也... 呂夷簡相初真宗封... 祀汾兩過洛陽皆幸... 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 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 用有姪夷簡任穎川推... 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 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 辦有聲真宗識其姓名... 即止蓋謂真宗嘗顛... 上帝祈嗣問群仙誰當往者皆不應獨... 赤脚... 大仙一笑遂命降為真宗子在宮中好... 赤脚其驗也... 自昇王為太子年十二即位劉太后垂簾同聽政... 詔太后權處分軍國事於是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聽政... 政酒結內侍曹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 則令允恭傳奏禁中書可... 兩宮異處而柄歸... 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聚莫敢抗... 丁謂用事竄寇準為雷... 州... 司戶參政王曾密奏謂包藏禍心真宗山陵... 陵故曰... 擅移皇堂於絕地... 罷謂貶至崖州司戶謂初命學士... 草準責詞令用春秋無... 將... 竄學士乃用其語... 人快之方逐準時京師語... 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丁... 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 然準竟不及北還而卒... 王曾為相王欽若再相欽若卒... 張知白相知白卒張士遜相士遜罷呂夷簡相惟王曾白大聖





太后崩

于屏風將天任之不果而崩太后知真宗春注... 王曾王曾方嚴持重每... 進見言利害事審而當... 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 帝嘗問曾曰凡臣僚請... 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 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 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 矣

初居相位至是七年而罷曾初舉進士青州發解... 試殿皆第一人曰狀元二場喫著不盡... 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重作相曰所進退士莫有知者或問其故曾曰恩欲歸... 使誰當... 交趾黎桓景德... 來貢賜名至忠太中祥符間至忠卒子幼弟爭立... 校李公蘊遂殺之而自立至是公蘊卒子德政立來告... 交趾郡王... 契丹主隆緒殂號聖宗子宗真立... 西夏趙德明卒子元昊立... 劉太后以上為已... 朝嬪御中... 未嘗自異人亦畏后不敢言... 疾革... 乃進位宸妃而薨宰相呂夷簡奏太后宜備禮以葬... 他日莫道夷簡不曾說來... 宸妃卒踰一年太后崩

上始親政

毫髮間隙及帝親庶務... 范仲淹言于帝曰太后... 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 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 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 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 飭中外毋得誣言太后... 垂簾日事... 李宸妃荆王元儼為帝... 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 妃死以非命帝始知為... 宸妃子因號勸累日下... 詔自責追尊李氏為皇... 太后幸洪福寺祭告易... 梓宮親臨視之如以水... 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 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 信哉待劉氏加厚... 批妻之於大亦猶臣之... 於君子之於父耳妻批... 夫而無罪則臣批父亦... 可不罪乎仁宗之失在... 於寵二人使之與后... 忿爭既爭而相鬪又失... 之白起相救耳然既已

稱制十一年上始親政... 先是呂夷簡張士遜並相夷簡罷李迪相而士遜為首相... 所發明而罷夷簡復相迪罷王曾復相而權在夷簡夷簡之初... 罷也以郭皇后之言... 及復入而后有尚美人... 爭寵之際... 臺諫孔道輔范... 仲淹爭不得而出... 事愈急數... 議時政... 夷簡訴其越職罷知饒州... 館閣... 余靖尹洙爭之皆坐貶

校補... 仁宗... 三十一

蔡襄  
四賢  
一不  
肖詩

趙元  
吳儼  
號大  
夏皇  
帝

批及前類則罪在后矣  
即誤亦不可而况宮闈  
之秘所云誤者出諸誰  
口然則臣之於君之  
於父又可誤批乎仁宗  
不能明正大義抵之以  
罪而顧謀之臣官謀之  
輔政以至議論紛紛道  
所為不益可笑哉  
評綱目發明宰相公平  
正大職均四海進賢人  
退不肖乃職分之當然  
耳諸君武侯曰親賢臣  
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  
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  
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  
是時君德不剛權奸怙  
寵范仲淹以言事忤呂  
夷簡被貶余靖等以上  
疏救范仲淹而被謫嗚  
呼古人從義如轉圜進  
善如不及仁宗去一小  
人如其難去眾君子  
如是其易何是非之不  
明乎夫以先民有言詢

陽脩責諫官高若訥不諫謂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如廢郭后之事補  
仲淹無辜而貶若  
訥居諫官而不能諫止此為羞恥事也舊注誤矣  
諫官目視非辜而不能辨猶視面以見士大夫出入朝廷不復  
知人間有所謂羞恥事耶今若為諫官目視非辜而不能辨猶視面以見士大夫出入朝廷不復  
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矣 若訥奏其書亦貶 蔡襄作四賢一不  
肖詩四賢指仲淹洙靖脩不肖指若訥也王曾因對 斥夷簡  
納賂示恩夷簡曾並罷王隨陳堯佐代之以無所建明而罷張  
士遜章得象代之 趙元昊據有夏銀綬宥靜靈塩會勝甘涼  
瓜沙肅州之地居興州 已上十四州統屬陝西會屬鞏昌餘  
並屬甘肅補元昊改靈州為興州 阻賀蘭山為  
固僭號大夏皇帝入寇西邊騷然范雍經略西夏 補元元年以范  
雍為鄜延環慶安  
撫使經 聞元昊將 攻延州 屬陝西即  
延安郡 懼甚閉門不救劉平戰死 補  
元  
和誣奏平降 平項  
平聲 賊以兵圍其家議收其族富弼言平自環慶  
州平戰敗遂與元孫俱被執平不食數罵曰何不速殺我遂遇害元孫留賊中中官苗德  
一州皆 來援姦臣 范  
雍 不救故敗罵賊而死德和誣人冀免 案元昊寇延  
州德和引兵  
先走至是遂誣  
奏平希以自免 坐腰斬 竟斬  
德和 范雍罷 補貶范雍  
知安州 時軍興多事張士遜無所

契丹  
求取  
關南  
地

于芻蕘况朝臣而有越  
戰言事之禁豈不貽笑  
於四方取譏於後世哉  
西夏逸事夏人寇保安  
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  
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為  
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  
遠諸砦皆克捷臨敵披  
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  
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  
昊寇保安軍鈴轄盧守  
勳使青擊走之以功加  
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  
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  
圖形以進  
又韓琦行邊至高平元  
昊遣眾寇渭州琦乃趨  
鎮戎軍盡出其兵命環  
慶副總管任福將之將  
行琦戒令出敵之後度  
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  
要其歸路且曰苟違節  
制有功亦斬福遇敵戰  
于張家堡南敵佯北福  
等頗易之兵益進然不  
知已陷其伏中矣至好

補無所補 諫官韓琦 音  
奇 上疏曰政事府豈養病坊邪 補唐置病坊俗  
因以秘書監為  
益本於此 於是士遜致仕 補宰相致仕  
自士遜始 呂夷簡復相用韓琦范仲淹  
為邊帥 補仲淹大開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家使吏  
出德敵文大興營出修堡些還流亡通斥候於是寇漢之民相踵歸業仲淹言  
兼知延州夏人相戒曰母以延州為意小范老子 仲淹或人謂  
知州曰老子 何  
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 范  
雍 可欺也 補元昊曾詐通款雍信  
之不設備故曰可欺也 邊  
人為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  
聞之驚破膽昊之不得大逞蓋藉 慈夜  
切 琦仲淹之宣力居多契  
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捷遣泛使 泛海之使  
說見上 求石晉所割周世宗所  
取關南地知制誥富弼接伴 陪奉  
泛使 時夷簡任事人莫敢抗弼數  
明侵之夷簡欲因事罪弼以弼報使 報書奉使契丹補弼得命即入對叩頭  
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  
進瀋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 弼至往返論難 皆去  
義不憚勞何遠以官爵賂焉遂往 力拒其割地使還  
再遣而國書故為異同夷簡欲以陷弼弼疑而啓觀乃復 音  
伏  
奏面責夷簡易 音  
亦 書而往 案弼使契丹既歸復命再往明草詔及誓書弼請增三  
事母廣開塘池增屯兵騎容受敵使行中使持誓書至

增諫

慶曆

歐陽

州老學庵筆記云西  
陞便言謂父曰老子雖  
年十七八有子亦稱老  
子  
富弼接伴契丹主有南  
來致書取故地及問興  
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  
澤增益兵戍之故遺富  
弼為接伴使迎勞之特  
末託疾不拜弼曰吾嘗

武靈授之弼私念三事與虜約萬一書詞與  
口異則事敗矣發視之果不同乃馳還易書行  
還論曰通兩國之情結無窮之好者莫重奉使之職古者兵交則有往來規敵之使事已則  
有玉帛結好之使非有儀秦之辨黃帝之勇良平之智則不遺也方契丹擁兵壓境使者  
悖慢上命報聘無敢行者獨富公毅然而往入虜庭詰其君臣往返辨論不  
啻數十百語至令契丹君臣嘆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皆公之力也 ○呂夷簡求  
罷補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東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  
罷補先而制者升為心腹茲而可使者保為羽翼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李林甫復見於今也  
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  
此遲十年爾至是蔡襄復言之夷簡乃以大尉致仕 上遂欲更庚天下弊事增  
諫官員命王素歐陽脩余靖蔡襄供諫院職以韓琦范仲淹為  
樞密副使召夏竦為樞密使諫官論罷竦以杜衍代之國子直  
講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眾賢之進如  
茹斯拔 彙類也言眾賢在下相連而進有拔茅而以其類而超之象 大姦之  
去如距斯脫 雞之勇也以距距脫則不能為他雞之 大姦指竦也仲淹琦適  
自陝西來道中得詩仲淹拊 撫非 股 謂琦曰為 此怪  
鬼輩壞事 補怪鬼輩指石介也言石介今作如此詩他日必因是為 竦因與其黨  
造論目也 行等為黨人 補因石介眾賢茹茹之詩造 歐陽脩乃作朋黨

范仲淹

事

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  
起今子不拜何也持未  
等也然起拜病開懷與  
語特末感悅亦不復隱  
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  
者告且曰可從之不然  
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  
批弼為接伴使能令特  
默然起敬且盡得其  
隱情小試之而已效報  
明之選誠無出其右者  
夷簡之薦為得人于國  
事自有裨益史稱夷簡  
不悅弼因薦之而歐陽  
修為之乞留是徒以弼  
之夷險為要而置使命  
之得人與否于不論豈  
直忠于國家之見哉  
評張時泰曰仁宗以歐  
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  
以余靖為右正言則賢  
路開而正人得矣觀脩  
之所進朋黨一論豈不  
切中時之膏肓哉揭而  
其之意有在矣  
蔡襄蔡襄言路開而

論上之畧曰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小人同利之時暫為朋  
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情疎反相賊害君子修身  
則同道而相益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進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仲淹  
遷參政富弼為樞副上既擢仲淹等每進見 現必以太平責之  
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 側八切紙札補使蒙使 仲淹等皆惶恐  
退 列奏十事 一曰明黜陟 二曰抑僥倖 三曰精貢舉 四曰擇  
官長 五曰均公田 六曰厚農桑 七曰脩武備 八曰減徭役 九曰  
覃 恩信 十曰重命令 上方信向悉用其說惟武備欲復 伏  
兵 宗紀 一說宰相以為不可時章得象晏殊並同平章事未幾  
如 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富弼宣撫河北竦等造謗故仲淹等不  
安於朝 補初仲淹以任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前以其上望所屬拔用中外相望其功業仲  
籍由是謗毀稍行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弼等乃使  
女奴陰習不書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弼與仲淹懼適

杜行務倖

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

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 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

卷之六

歐陽修亦出使河北晏殊罷... 聞契丹伐夏

平章事衍務裁僥倖... 抑也每內降

詔旨十數輒納上前... 詔旨補謂宮中

邪朕在宮中每以行... 不可告而止者

舜欽監進秦院用舊... 故紙公錢祀神會客

數人... 拱辰喜曰吾一網打去盡矣

賈昌朝平章事兼樞... 密使韓琦罷樞副

韓琦罷樞副知揚州... 事

章得象罷陳執中平... 章事昌朝罷夏

章得象罷陳執中平... 章事昌朝罷夏

章得象罷陳執中平... 章事昌朝罷夏

章得象罷陳執中平... 章事昌朝罷夏

章得象罷陳執中平... 章事昌朝罷夏

其終君臣之間毋乃... 有未至耶

蘇舜欽蘇舜欽能文... 章論議稍侵權貴

西夏富弼之使契丹... 其

也夫何仁宗一聽... 譏人而

遠罷二公可謂自... 壞其

萬里長城者也不... 智

孰甚焉

批廢公群飲又以... 與不

士本堪憎鄙且挾... 妓傲

歌蕩然閑檢之外... 尤不

治徒籍以快私忿... 而株

累大臣並非為名... 教官

箴起見宜為君子... 所譏

監察御史裏行裏... 行者

水正除監察御史... 令於

監察御史班裏行... 也

錦織成燈籠者元... 夕貴

夏竦罷宋庠代之... 尋同平章事

夏竦

張堯

佐一

四日除

宋 仁宗

卷之六

三十五

妃服之 昭唐介帝虛介或道死 有殺直臣名命使送 之朝中士大夫以詩送 者其衆獨待制李師中 一篇頗爲傳誦詩云孤 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 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 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 前遊英後顏何厚未死 姦諛骨已寒天爲若皇 扶社稷肯教天子不生 還由是介直聲動天下 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 唐子方子方唐介字也 又介之南行挈家渡淮 至中流大風波濤泛濫 舟人恐不免魚鰲介兀 坐舟中吟詩云聖宋非 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 伏忠信今日任風波夕 濟南岸衆乃欣焉介慰 旅亭復繼其韻云舟楫 縈州地在今安南國諒 子無不知之豈宦官宮 而已也且彼時獨一富 窮爲若輩所不知則在 朝者將盡爲若輩所知 者矣獨一富窮其如三 公九列何而一時君臣

契丹 主洪 基立 交趾 李日 遵立

罷○陳執中梁適平章事適罷劉沆代之執中罷文彥博富弼 並同平章事士大夫相慶得人上曰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 哉商高宗夢得傅說 周文王卜得太公上嘗問王素孰可爲相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 姓名者可充其選補不求內援故 不知其名也上憮然曰如此則富弼耳補廣義文 富弼公素 契丹主宗真殂號興宗子洪基立○交趾 李德政卒子日遵立○劉沆罷文彥博罷韓琦平章事富弼罷 ○王安石知制誥安石每遷官遜避不已至知制誥則不復辭 官矣補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 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調知鄞縣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 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修薦爲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 養復言於朝召爲群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後復改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齎勅就付之 拒不受更隨而拜之則避于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又遣還 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徑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安石嘗侍賞花釣魚宴 補雅熙以後以暮春召近臣賞 花釣魚於園中三館之職皆與 誤食鉤餌已悟而食之既 已覺誤食鉤 餌而盡食之 上以 廣源州宋羈

蘇洵 著辨 司馬 光進 三劄 五規

方且侈然自詡爲盛事 不亦大可笑乎 批宋人動輒奏辭某官 惡習相仍不復知有政 身大義安石新進小臣 乃奮敢就付堅拒不已 甚且避之于則不恭實 其道徑除制誥遂不更 辭則其狡黠邀榮心事 畢露乃仁宗與在廷諸 臣方且想望手采惟恐 其不就何其慎也 諫陳仁錫曰從古小人 未有不詐者安石之詐 尤深不可測 仁宗崩帝暴疾崩于福 寧殿皇后聞之悉斂諸 門鑰真于前黎明召皇 子入以遺詔令嗣位皇 子再言曰曙不敢爲因 反走韓琦等共掖留之 皇子即位欲亮陰三年 命琦攝冢宰幸臣不可 乃止 諫呂氏曰仁宗在位口 久深仁厚澤刑以不殺 其不情而遂非惡之不近人情 而不改過安石有重名士爭向之惟蘇洵 不見著辨姦論亦以爲不近人情必太姦慝○司馬光知諫院 進三劄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補其論曰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 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 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 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 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惟道所在斷之 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後此人君之武也二論御 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承名不承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 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慎選在位之士而有功則增 秩加賞而勿徒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 三論揀軍補其論曰養兵之 術務精不務多 又進五 規曰保業補其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 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願誓額而爲臣 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於是驕惰情生玩兵黷武窮奢輕侈一日渙然四方 廢潰秦隋之季是也曰惜時補其略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是以聖人當國家 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曰遠 謀補其略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開暇無災害之時 也徹彼桑土者求賢隱微也網繆脯戶者脩其政也曰謹微補其略曰安國 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 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原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曰務實補其略曰夫安國家利 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 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過審官之實也詢安危

交補仁宗史各賣本 卷之六 宋 英宗 三十六

為賊財以不蓄為富兵防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賢戰鬪治兵之實也

策制科人得蘇軾蘇轍補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王介蘇軾蘇轍皆在舉中

九天聖補明道則垂簾之政也劉太后景祐以來政由已紀出

寶元補康定間西鄙多事補西夏慶曆八更庚化君子滿朝至皇

即位至升遐終始如一日遺制下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

悲號而不能止壽五十四皇子立是為英宗皇帝

英宗皇帝初名宗實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太宗之曾孫也仁宗

立為皇子賜名曙仁宗崩固避數上四而後即位以憂疑致疾

慈聖光獻曹太后仁宗權同聽政上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

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音兩宮太后遂成隙賴宰相韓琦

參政歐陽脩等調護補調停上既康復音伏親政太后撤簾音

道內助之方朝廷定議久矣臣子何預焉勞而不伐音公之量蓋可想見久旱喜雨詩曰須臾慰滿三農望飲却神功寂若無公之口不言功於此見之矣

既英宗崇奉濮王事由韓琦等中請且所議並非加尊帝號更無嫌疑陵僭之虞必執為人後者不得復顧私親以相

合使濮王尚在父將何親改稱伯父固非所安而加皇於伯名亦不正

王珪司馬光之說並無執自不若歐陽修援引禮經之為得也

崇奉濮王議治平三年詔稱濮王為親立園廟謫侍御史呂誨等于州縣初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翰林學士范鎮

聖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

為不可司馬光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鎮罷翰林後范鎮罷誨純仁大防

解言職呂誨范純仁呂大公著罷侍講時呂公著亦罷議竟不決儀禮喪服記

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責斬州安置音蓋交鬪兩宮

之人也音議崇奉濮王典禮執政音欲稱皇考又以太后詔

令上稱親司馬光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呂公著交論以

禮王奉議崇奉濮王典禮

禮王奉議崇奉濮王典禮

禮王奉議崇奉濮王典禮

禮王奉議崇奉濮王典禮

禮王奉議崇奉濮王典禮

禮王奉議崇奉濮王典禮

道內助之方朝廷定議久矣臣子何預焉勞而不伐音公之量蓋可想見久旱喜雨詩曰須臾慰滿三農望飲却神功寂若無公之口不言功於此見之矣

既英宗崇奉濮王事由韓琦等中請且所議並非加尊帝號更無嫌疑陵僭之虞必執為人後者不得復顧私親以相

合使濮王尚在父將何親改稱伯父固非所安而加皇於伯名亦不正

王珪司馬光之說並無執自不若歐陽修援引禮經之為得也

崇奉濮王議治平三年詔稱濮王為親立園廟謫侍御史呂誨等于州縣初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翰林學士范鎮

聖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

為不可司馬光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鎮罷翰林後范鎮罷誨純仁大防

解言職呂誨范純仁呂大公著罷侍講時呂公著亦罷議竟不決儀禮喪服記

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責斬州安置音蓋交鬪兩宮

之人也音議崇奉濮王典禮執政音欲稱皇考又以太后詔

令上稱親司馬光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呂公著交論以

禮王奉議崇奉濮王典禮

禮王奉議崇奉濮王典禮

禮王奉議崇奉濮王典禮

禮王奉議崇奉濮王典禮

禮王奉議崇奉濮王典禮

禮王奉議崇奉濮王典禮

禮王奉議崇奉濮王典禮

禮王奉議崇奉濮王典禮

禮王奉議崇奉濮王典禮

禮王奉議崇奉濮王典禮

禮王奉議崇奉濮王典禮

禮王奉議崇奉濮王典禮

禮王奉議崇奉濮王典禮

禮王奉議崇奉濮王典禮

禮王奉議崇奉濮王典禮

禮王奉議崇奉濮王典禮

禮王奉議崇奉濮王典禮

契丹  
改號  
太遼

上言曰陛下既以仁宗  
為考又加於漢王則其  
失非細宜如王珪等議  
執政惡之侍御史呂誦  
范純仁呂大防等復引  
議回爭以為王珪等是  
章七上而不報誨又與  
純仁大防共劾歐陽脩  
首開邪議妄引經據陷  
陛下于過舉請下脩于  
大理韓琦曾公亮趙鼎  
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亦  
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  
明詔中外以皇伯無誓  
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  
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  
師于亂統紀之事皆非  
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  
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  
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  
宜尊漢王為皇夫人為  
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議  
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  
園立廟以王子宗模為  
漢國公奉祀事仍命臣  
民避王諱時論以為太

生則不可廢其所生矣司馬光  
等之論其未當於理也明矣  
○契丹復改號大遼補石晉天福二年契丹改號遼  
已而又改契丹至是又復遼號  
○上崩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治平年三十六皇太子立是為  
神宗皇帝

神宗皇帝名頊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曹太后之甥也補姊妹  
之弟曰  
高氏侍中瓊之曾孫  
母曹氏曹太后姊也  
幼與英宗同鞠后所曹太后  
後為英宗配生頊自穎  
王為太子尋即位○自有漢議以來言者攻歐陽脩不已遂罷

韓琦亦罷補歐陽脩議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  
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不可沒也○王安石為  
翰林學士入對首以擇術為言言必稱堯舜補王安石入對帝問為治所  
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帝

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  
煩至要而不可易而不可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富弼同平章  
事王安石參政安石既執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為太平可立

致呂誨時為御史中丞將音漿對音將學士侍讀司馬光時為學  
士而兼  
經筵音筵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

文補彈糾乃新參也乃彈新參  
政王安石光愕然曰眾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

石安  
行新  
法

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  
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  
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  
用皆繳詰待罪誨純仁  
鎮楚愈等皆罷漢議亦  
寢  
批安石以致君堯舜自  
任而其所設施即皇成  
兆民實政尚未能體而  
行之惟假誅逐四凶一  
言為日後貶斥舊臣張  
本豈中天錫治他務未  
遑而汲汲以放逐讒慝  
為能事乎且所行新法  
變易舊章朝更夕改條  
例禁如與所云至簡至  
要至易者亦已自相矛  
盾而其傳會周禮徒襲  
其跡而不得其精意與  
新莽之泥古亂政同為  
周官罪人乃欲比於皇  
聖稷契之列多見其不  
知量也  
誨荀子非相篇曰相形  
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  
術

君實補司馬  
光字亦為此言邪安石執偏見喜人佞已音  
紀天下必受其

弊光退而思之不得其說補此所謂先見  
不及呂誨也措紳問有傳其疏者往往

疑其太過誨言太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  
驕蹇慢上補蹇蹇慢之蹇左傳彼皆假  
蹇將棄子命注假蹇驕放陰賊害物疏其十事大畧言在仁宗  
朝舉駭不當而

不肯謝恩丁憂服滿而起終英宗之世而不臣在神宗之初而託疾及除知江寧府乃  
從命一也除小官則避重承任則不辭二也侍講侍讀本為進說乃請坐百尊三也居政府  
多乞御批以沮異議四也自糾察司舉駭與法官爭論每挾情擿法拘私報怨五也入翰林則  
惟欲其弟貴顯在政府則無非賣弄威權六也貶黜異己專威害政七也當黜坐奏對不知畏  
懼與庸介爭論遂致喧嘩八也上方親睦九族乃黨張辟光離  
間岐上之罪九也邦國經費在於三司乃欲額外增買十也  
上兩降手詔諭誨

論之不已遂罷誨安石建議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言  
周置泉府之官周禮地官下宰以市之征布斂市之  
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

桑弘羊見漢武  
帝紀劉晏見唐德  
宗紀粗音  
聲合此意今當修泉府之法以收

利權安石多與呂惠卿謀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補安石  
既敗帝

意因以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論經義意多不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  
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為檢詳文字事無大  
小安石必與惠卿謀章惇曾布復附會之由是農田水利青苗均  
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頒行天下  
先是治平年號中邵

帝用上安石帝欲用上  
安石曾公亮力薦之唐  
介言安石難大任帝問  
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  
古故議論迂濶若使爲  
政必多更變帝問孫固  
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  
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  
相自有度安石狃狹少  
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  
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  
不以爲然竟用安石爲  
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  
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  
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  
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  
也帝曰卿所設施以何  
爲先安石對曰變風俗  
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  
也帝深納之

初元發同修起居注帝  
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  
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  
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沮  
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

雍與客散音步天津橋在洛陽上聞杜鵑聲成都記杜宇亦曰杜王自天而降  
尸流而上至汝山下復生見帝帝因以爲相號開明會巫山江雁人遭洪水開  
明爲鑿通流有大功望帝因其位禪之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 愀然  
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音漿治地氣  
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補天道南陽而北陰君陽而臣陰地氣自北而南是臣  
亂補君之義故天下治地氣自南而北是君從臣之義故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補便蒙不唯杜鵑知  
鳴者陰氣動也是皆天機之自然玄鳥鴻雁往來亦如此 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  
多引南人安石惠卿專務更音變天下自是多事矣至是雍言  
果驗云安石欲行青苗法以常平糶本作青苗法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  
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稟有餘糧至是安石與  
惠卿議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民願預借者散與之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一如陝西法  
以爲周官國服爲息法也有司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各以其所服國事蘇  
轍曰以錢貸民吏緣爲效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  
錢雖富民不免違限鞭箠追聲必用州縣不勝音升煩矣參政唐  
介爭論新法不勝字如疽發背卒時人有生老病死苦之喻謂人有

利田農  
倉義  
行均  
輸法  
行青  
苗法

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  
譬之草木稠糝相附者  
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  
無黨雖中主可以濟不  
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  
名言元發在帝前論事  
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  
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  
人無親疎輒皆問之元  
發隨事解答不少嫌隱  
王安石嘗與元發同考  
試語言不相能深惡之  
會議新法恐元發言而  
帝信之因極力排元發  
出知鄆州

劉琦錢顛以議新法敗顯監處州鹽酒稅諫院范純仁讀檢詳文  
字官掌佐蘇轍以議新法罷純仁出知河中府轍河南行青苗法初  
罷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初附安石既相頗爲異同補外之既相帝  
相外之外議云何對曰聞人狡檢楚人輕易今二相皆聞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  
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外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太節不可奪耳凡

文補十八史略讀本 卷之二 宋 神宗 三十九



行預  
買法

而欲行之有利而無弊  
難矣正不若不為之為  
愈也  
富病罷時王安石用事  
雅不與富病合制度不  
能爭多稱病求退章數  
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  
代卿者初薦文彥博帝  
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  
如初亦默然遂出判毫  
州初恭儉孝敬好善疾  
惡常言君子與小人並  
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  
勝則身而退樂道無  
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  
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  
已待其得志遂肆毒於  
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  
得也  
此祖洽明知新法出於  
執政對策乃為阿諛以  
希進取其心術已不可  
問甚敢斥祖宗之政為  
因循苟簡付安極矣律  
以大義實應典所不容  
司衡者竟爾擢用上第

行預  
買法

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  
○行預買法見均輸  
法注補  
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便蒙云預買者為融通貨物而官預買之也凡細絹之類民間有  
餘而所不售之物官買之俟異時其物不足而以平價賣與之  
○趙抃罷  
買細絹於官買細絹也便蒙云預買法所以和平物價故謂之和買  
石持新法益堅并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遣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辨自用詆  
公論為流俗違眾罔民順非文過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抃長厚清脩為政善因俗施教  
寬猛不同以惠利為本韓琦  
稱為人中表儀已不及也  
○親試舉  
人初用策廷試之策自此始補呂公著言策士而  
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遂專用策  
葉祖洽以附會新法擢為  
第一補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  
一新之考官未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為第一  
○右正言官掌  
諫諍孫覺御史  
裏行程顛以議新法罷補願言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  
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凌賢以邪奸正者乎  
正使僥倖小有成事而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願詣中書議安石  
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願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媿屈安石素  
善願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為京西  
○中丞補御史  
中丞呂公著裏行  
張戢音  
勇以議新法罷詞頭語命也李定為秀州判官阿附安石遂以定為監察  
御史裏行宗敏求繳還詞頭以定驟自幕賓而外位執法  
非故事復下蘇頌李太臨皆繳還補便蒙俗封  
○謝景溫為御史知雜官掌知御  
史雜事  
李太臨以繳定詞頭罷御史裏行宗敏求繳還詞頭以定驟自幕賓而外位執法  
非故事復下蘇頌李太臨皆繳還補便蒙俗封  
○謝景溫為御史知雜官掌知御  
史雜事

立保  
甲法

充其伎倆亦執不可忍  
乃神宗毫不介意其何  
以示臣子之鶴哉  
繳按字典引集韻繳古  
甲切音叫糾戾也劉向  
曰紛繳爭言  
蘇軾被劾蘇軾自直史  
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  
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  
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  
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  
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  
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  
鎮以安靜待時之來然  
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  
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  
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  
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  
列王安石不悅命權開  
封推官將困之以事軾  
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嘗  
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  
安石滋不悅為謝景溫  
所劾去  
批求治太急進人太銳  
深切神宗之病至于聽

立保  
甲法

○直史館蘇軾以嘗上上聲萬言書及擬對廷試策補時王安石贊  
帝以獨斷專任  
軾因試進上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  
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  
議新法忤安石為景溫  
所劾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鄧綰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伊尹  
呂望之  
佐百姓歌舞青苗免役據家貨高下各令出錢雇人  
充役謂之助書檢正司役錢等法又與安石書  
及頌置中書檢正熙寧三年置官  
掌中書庶務以綰為之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  
從佗笑罵好官我須為之補公亮初疾韓琦故薦王安石以  
問之及同輔政一切陰助所為安  
○曾公亮罷補公亮初疾韓琦故薦王安石以  
問之及同輔政一切陰助所為安  
石深德之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  
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附已於是聽其罷相  
○策制科人呂陶張  
繪孔文仲力詆新法皆報罷補繪上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蘇軾孔文仲  
不願用二宜去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因復  
薦蘇軾孔文仲罷乞致仕補繪上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蘇軾孔文仲  
不願用二宜去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因復  
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太臣用殘民之術  
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顛乃自草制極張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  
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  
姦任老成為心腹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  
○陳升之罷  
同平章事安石當國斥其不附已者一時排斥新法諸賢不使  
之外任則貶之海隅而用韓絳並相則同惡相濟矣  
○立保甲法十家為保  
五十家為  
太保十大保為都保選舉所服者二人為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置弓箭習武藝補王安石言  
先王以農為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為

言大廣之論尚有未中肯綮處蓋神宗之失不在聽之廣而在廣而不信任諛言不能衷之與論正患聽言之未盡其道耳廣諮博訪豈足為累乎

曾布為中書檢止更科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補安石言欲追復古制宜先除去聲律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次義凡十道次論一道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一道其殿試則專以  
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曰不聞上曰外人云朝廷以為天變不足畏補帝嘗以災變避殿安石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人言不足恤補安石嘗曰為天下者如止欲祖宗法不足守補司馬光嘗論祖宗之法不可變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昨學士院進館職補直學士策問專指此三事策問光所為也光屢請外光與安石不合故屢請出補外官得永興宋名陝西安西府移許州光初出如永興與本路青苗助上上言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道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屢請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不從判西京之請補使蒙云光

從軍於擊刺其為較未舍業者不少矣乘便者既無適於用築營者或以而橫行心無益而有損是又泥其於農之法而未達乎古今異宜之故也

至是得請得判西京故居洛十五年後四任提舉高山崇福補宋制三年為官補宋制三年為歐陽脩先知青州以擅止給散青苗錢徙知蔡州至是乞致仕補脩以風節自持既運被污錢年六十即乞致仕及徙青州上疏請止富弼先知宋鑑作亳州坐格音青苗法徙知汝州補弼行過應天謂判官張方生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日謂王安石中丞楊繪裏行劉摯以議新法罷補繪上疏曰老成人不可不措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六十有罷差役補誨上疏曰老成人不可不措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六十有

立大學三舍法  
行市易  
易法

立大學三舍法  
行市易  
易法

行保馬法

頒方田均稅法

王詔上平戎策

刑雖責猶不失富貴昔  
 以方命殛其工以象  
 恭流弼兼一罪止奪使  
 相何由沮致帝不答  
 批張時泰廣義謂方田  
 均稅在神宗諸政中猶  
 為彼善於此所見似不  
 而非不知五方土性不  
 齊所產亦異豈能強而  
 同之則眾成賦止期無  
 悖於什一而止必欲方  
 量均額今在履畝周行  
 農氓已不勝其擾且自  
 方帳以下多立科條尤  
 為煩瑣無當民間未得  
 均賦之利已受更張之  
 害善為政者必不出此  
 也

王詔措置熙河初王詔言  
 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  
 錢未詳輒費官本文彥  
 博曰王師造屋初必小  
 計算人易於動工及既  
 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  
 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  
 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

法於京師置市易務先支官錢收貨在間遇封客商物貨出賣不行願買入官許至務投賣  
 如願折換官物者亦聽之補自王詔倡為緣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遂用草澤魏繼宗  
 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  
 物者聽其欲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為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  
 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行保馬法宋史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凡一匹官給馬  
 加罰錢以呂嘉問提舉其事○頒方田均稅法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  
 五年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補安石詔曾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  
 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  
 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頒方田均稅法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  
 路其後遂徧行于諸路○頒方田均稅法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  
 分地計量驗地肥瘠分為五等均定稅數補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  
 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五分五等以定其稅則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稅額稅數為限舊嘗收賦奇  
 零如米不及斗合而收為外絹不滿一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置  
 益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稽鹵不毛及眾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

熙河路屬鞏昌即  
 謂欲平西夏當復伏河湟水出蘭州大小  
 西熙河蘭州屬鞏昌即金城郡鄯州屬鞏昌皆漢隴西等郡吐蕃角厮色囉囉  
 一族國其間宜併有之以絕夏人右臂如絕西夏人右臂安石  
 以為奇謀始開熙河之役詔克河洮岷岷平聲屬鞏昌今西和州壘石屬順元  
 今渠等州又據肅唐鄯州又咽喉之地要害之地邊墩音后封王表界曰墩  
 十里一置五里一墩

章惇察訪湖北

置三經義局

入京

求直

有村度豈為工師所欺  
 也彥博不復收言由是  
 詔進討敢肆欺誕朝廷  
 不與計財

南北江蠻案北江則彭  
 氏主之有州二十南江  
 則舒氏有州四州田氏有  
 四州向氏有五州皆自  
 太祖以來受朝命隸辰  
 州入貢者及章惇往經  
 制蠻自相繼納土願為  
 王民始創城砦比之內  
 地矣

梅山今縣屬長沙府梅  
 山在其西南與寶慶府  
 新化縣接界在新化者  
 曰上梅山在安化者曰  
 下梅山

天久不雨熙寧七年白  
 去秋七月不雨至夏四  
 月帝憂形于色欲盡罷  
 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  
 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  
 免但當修人事以應之  
 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  
 為人事不修爾今取免

益斥廣也役兵之死亡甚多○中書檢正章惇察訪湖北  
 書檢正而承始議經制南北江蠻方始建議經略制辰州廣南北江乃  
 命察訪湖北始議經制南北江蠻辰州廣南北江乃  
 古錦州之地接施州屬黔州今珍州命章惇措置惇言招諭梅  
 山蠻俗音通南夷令作省戶歸附之民減省戶口補皆歡迎其實殺戮浮  
 屍蔽江○置詩書周禮三經義局安石提舉呂惠卿及安石子  
 男等為檢討○熙寧七年天久不雨河東北陝西流民皆流  
 入京城而京城外饑民尤多監安上門汴州鄭俠畫為圖時  
 歲饑征歛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露腹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  
 鎖械而負瓦揭木以償官索不絕鄭俠乃給所見為圖發馬遞上之銀臺司言陛下觀臣之  
 圖以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  
 圖來上無一人以天下憂苦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違違不  
 給之狀為圖而獻者安上門逐日所見百不及一及百分之一亦  
 可流涕况千萬里外哉時以旱故求直言言者皆咎新法上疑  
 欲罷之安石不悅求去除知江寧府度開邊疆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

交補一八史略請本卷之六 宋神宗 四十二

行錢太重人情吝怨自  
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  
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  
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  
者以京為師故京獨開  
此言臣未之聞也翰林  
學士韓維言陛下損  
避殿乃舉行故事恐不  
足以應變當痛自責已  
廣求直言帝即命維草  
詔行之監安石門鄭俠  
為流民圖上之且云早  
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  
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  
門外以正取君之罪疏  
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  
四以袖入內是夕寢不  
能寐翌日遂罷新法凡  
十有八事民間謂呼相  
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  
洽

行手實法

行戶馬法

行錢太重人情吝怨自  
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  
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  
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  
者以京為師故京獨開  
此言臣未之聞也翰林  
學士韓維言陛下損  
避殿乃舉行故事恐不  
足以應變當痛自責已  
廣求直言帝即命維草  
詔行之監安石門鄭俠  
為流民圖上之且云早  
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  
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  
門外以正取君之罪疏  
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  
四以袖入內是夕寢不  
能寐翌日遂罷新法凡  
十有八事民間謂呼相  
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  
洽

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吾聞民間其苦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益眾欲保全之不可不若斬出之於外帝曰群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久之石不自安遂求去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罷相知江寧安石薦韓絳代已音紀呂惠卿為參政時號絳為傳法沙門音沙相承者惠卿為護法善神音神持之神惠卿建議免役出錢不均出於簿書之不善行手實法音法令人戶具丁口田宅之實如有隱落許以其三之一付屋宅貨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審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惠卿既得勢恐隱落者許有實以三分之一充實於是民家寸土尺椽檢括無遺

安石復入音入初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遂逆音逆未至而迎閉其途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絳乘間音間如白上復相安石安石罷不一年音年補安石七年二月罷至八年二月再入聞命不辭自金陵音陵治金陵七日至闕下音闕補安石後數月絳與惠卿相繼罷○行戶馬法音法見前保馬法補便安云戶馬法即保馬法也於河北行保馬法○判相州韓琦薨琦天資忠厚能斷大事治平間音間補治平英宗為首相政事問集賢音賢次相曾公亮補曾公亮為集賢學士典故問東廳音廳參政趙鼎補趙鼎居東廳典故問文學問

命韓如河東

之切大臣薦之勤其心以為此正存舞差傳之秋也於是翻然而起其起也必合意者涉之唯意者無之奸佞彙征忠良喪弗欺天阿人而絕無忌憚之心及其被黜又為患而預為起復之地奈何其上昏庸果欲召之即倍道而進無復一毫如向之遷延顧盼不肯就道者之心也噫安石於始也假君子之行以要君於終也逞小人之志以欺君要君欺君厥罪無律君子於安石乎何誅安人圍州交人圍州知州事蘇軾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軾殺其家三十六人因自焚死城中人感軾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五萬八千餘口一年強半在城中拏綱

西廳音廳參政歐陽脩補歐陽脩居西廳大事則自決之矣出判相州初言青苗不便朝廷不從即命散給曰藩臣之體當如是在鄉郡音郡相州故曰鄉郡八年而終御製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勛之碑音碑補承仁宗英宗遺命而有其臨大事決大義垂繩正務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命韓縝音縝如河東割地音地與遼先是遼使屢至言河東沿邊增修戍壘起舖舍音舍補便安云舖舍賈肆也侵入彼國蔚應朔州界音界補自我謂之故曰彼國乞行毀撤別立界至音至補猶口蓋遼人見朝廷招高麗建禦河音河句補謂置西山音山在鞏昌襄武縣植榆柳音柳句補植榆柳為其成長以拒蕃騎也創保甲音甲句築河北城池音池句創都作院音院修兵器降弓力新樣音樣置界北二十七將音將句○名疑有復音復伏音燕之意故以爭地界為名觀朝廷所以應安石斷之曰將音將漿音欲取之必姑與之東西失地七百里○安石再相二年屢謝病子勇死求去尤力上益厭其所為出判江寧府遂不復用自安石用事口談先王而專行管商音商管仲之政知上有富强之志思所

文前一八已略前本卷二六宋神宗四十三

蘇軾黃州詩其過微矣宜察之

蘇軾黃州

鑑注曰一年有六半在城支官錢也上二句云杖藜黍飯去勿勿過眼青錢轉手空

以濟其欲謂立法當用小人而後以君子守之不悟其無是理也天下騷然而國未嘗富邊鄙生事徒多喪敗而國未嘗強西鄙自治平末種誇取綏州夏人即欲興兵報復

帝曰謹受教

言軾自熙寧以來怨謗君父舒賈亦言軾議時事陛下發錢本以業賑恤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

交補十八史各賣本

天正官名

長自守帝笑曰此真... 生之說耳固曰孰為... 下任此者帝曰已屬... 憲固曰伐國大事也... 可使官者為之則士... 夫孰肯為用帝不悅... 日固又曰今五路進... 而無大帥就使成功... 必為亂帝曰大帥誠... 其人呂公著進曰問... 之師當先擇師既無... 人易若已之固曰公... 之言是也帝不聽既... 師出無功帝曰朕始... 孫固言為迂今悔無... 矣

二十二日... 軾尋移汝州... 罷踰月而卒... 年官制改平章事為... 參知政事為門下中... 之... 置尚書左右丞... 以三省... 統領百職中書取旨... 為相人謂之二省宰... 領聖旨退書之則曰... 靈武公能任責則相... 道伐夏國攻靈州不... 再舉之議徐禧... 萬城之十四日... 而城名銀州也

司馬光資鑑

聽而致喪師辱國之... 可謂嗟嗟無及矣... 資治通鑑初司馬光... 戰國至秦二世如左... 體為通志以進英宗... 之命續其事光遂與... 編劉知范祖禹及子... 通鑑製序文賜之會... 出知承與軍以衰病... 問乃差判西京留司... 史臺及提舉崇福宮... 後六任聽以書局自... 光於是遍閱舊史旁... 小說採摭幽隱較計... 釐上起周威烈王二... 三年下終五代又畧... 事且年經國緯以備... 評為目錄又參考詳... 異合三百五十四卷... 十九年而成至是上... 詔以光為資政殿學... 降詔獎諭曰前代未... 有此書過荷悅漢紀... 矣

及諸軍死者萬三千... 杜絕諂諛日進興利... 大可憂望留聖念... 問其出處安否忠義... 忘朝廷至是薨... 壞上不語視宗孟久... 馬光資治通鑑成上... 上聲初官制將... 大夫非司馬光不可... 國之所公是既而上... 為師保公著夷簡子... 宋 神宗 四十五

國是劉向新序曰楚王  
謂孫叔敖曰願相國與  
諸侯大夫共建國是  
評周靜軒曰神宗在位  
十八年其所退者皆一  
時之君子所進者皆一  
時之小人浸淫而至於  
哲徽二世壞亂極矣豈  
非端本澄源之太幾耶  
評史臣曰神宗孝友謙  
抑敬畏輔相不事遊幸  
勵精圖治將大有為未  
幾王安石入相安石為  
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  
吞幽薊而數敗兵帝奮  
然將雪數世恥未有所  
當遂以偏見曲學起而  
乘之天下洶洶騷動帝  
終不覺悟方斷然廢逐  
元老擯斥諫臣致祖宗  
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  
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  
離禍亂日起惜哉

豐八厲精求治日昃補易豐卦日中則昃謂未時也不暇食平生不御畋游不治平  
宮室惟勤惟儉將以大有為也夫何漉寧以來誤於安石元豐  
以後用事者終始皆安石之黨竟為天下患憤北狄倔強補棟慨  
然有恢復音伏幽燕之志欲先取靈夏滅西羌乃圖北伐及安南  
失律沈起劉務敬變交人補律者軍法也易曰師出以律是也失律官軍為人所敗也喟然歎赤子無罪而死永樂  
之敗補謂徐禧為夏人所敗益知用兵之難始息念征伐卒無一事如意崩年  
三十八皇太子神宗第六子立是為哲宗皇帝

立齋先生標題解註音釋十八史略卷之六終

